

T 345/423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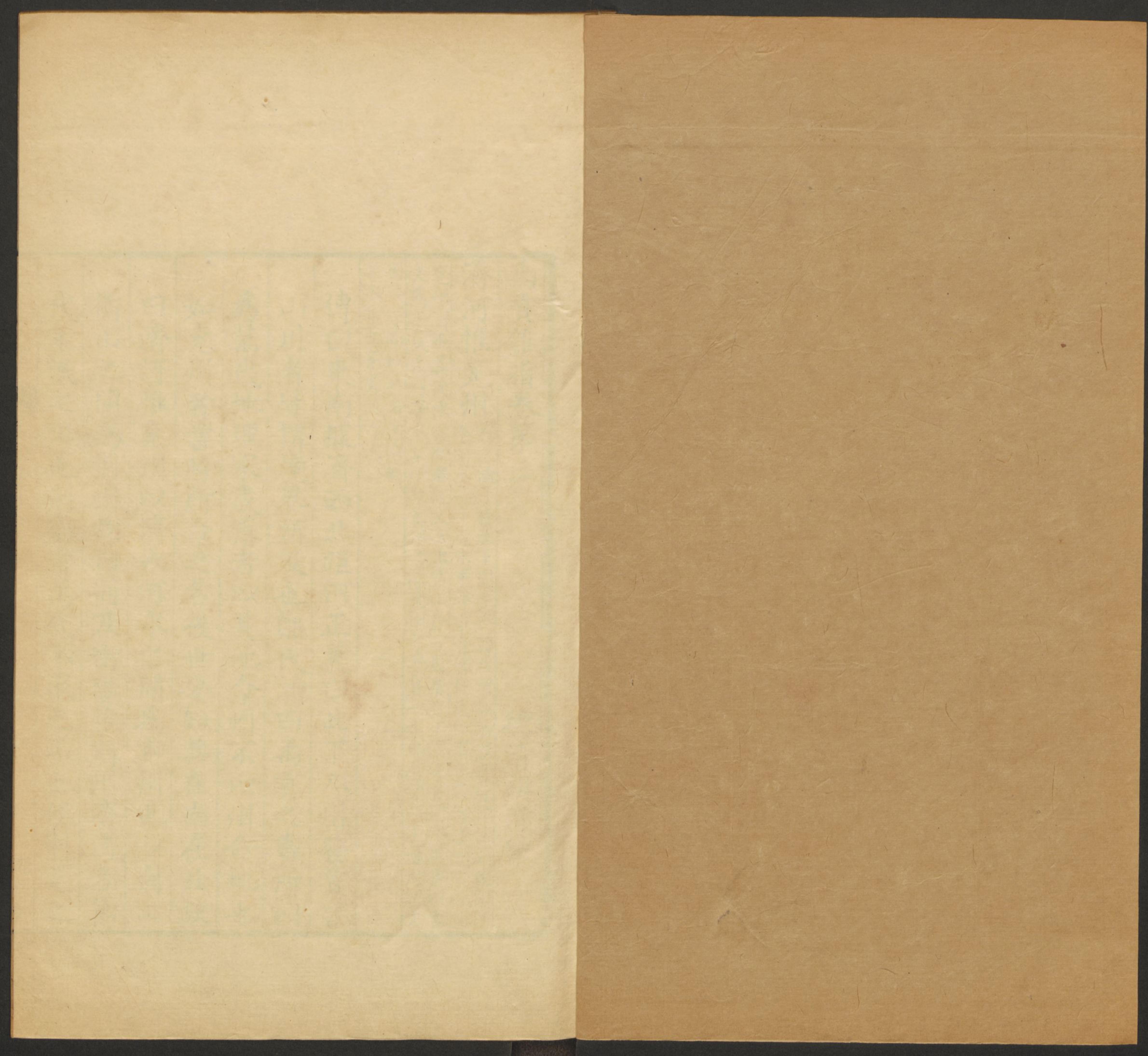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03

MAY 11 195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s://imaging.harvard.edu>

| CM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          |          |           |           |          |
|------------|--------|--------|--------|--------|--------|--------|----------|-----------|----------|---------|----------|------------|----------|----------|-----------|-----------|-----------|----------|----------|----------|----------|-----------|-----------|----------|
| Lab D50 2' | 95/0/2 | 81/0/0 | 66/0/0 | 51/0/1 | 35/0/0 | 20/0/0 | 29/19/54 | 55/-39/33 | 42/57/29 | 82/4/79 | 51/50/13 | 50/-28/-29 | 38/14/16 | 66/16/18 | 50/-5/-22 | 43/-14/21 | 55/-9/-25 | 71/-32/0 | 62/34/60 | 40/9/-43 | 52/48/17 | 31/21/-21 | 72/-23/57 | 73/19/68 |



禹貢錐指卷第三

德清胡渭學

濟河惟兗州

釋文濟子禮反下同兗悅轉反渭按濟漢書皆作洧顏氏曰洧本濟水之字從水東聲東音姊林氏曰濟古文作洧說文云此兗州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云出常山房孑縣贊皇山濟洧音同字異當以古文為正吳氏曰導水章所敘冀州之濟兗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洧二字通用說文因二字而以北濟南濟為二水非也兗史記作洧

傳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

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鄭氏樵曰禹貢之書所以

為萬代地理家成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

如兗州者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

曰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為兗州也以荆山

衡山之間為荊州故曰荆及衡陽惟荊州濟河者萬

代不泯之川也荆衡者萬代不泯之山也使荆兗之

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更改移易為不沒矣渭按濟自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兗之東南與豫徐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此兗之西北與冀分界處

傳自兗州以下言據者六言距者六正義曰據謂跨之距至也學者師承其說千有餘年於此矣今按據字義說文云杖持也玉篇云依也持也廣韻云依也引也案也跨字義說文云踞也玉篇廣韻竝云越也二字之義絕不相謀而疏乃以跨釋據何邪賈生過秦論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班孟堅

西都賦云左據函谷二殽之阻此但言秦地東有殽函非謂殽函之東亦秦地也張平子西京賦云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蓋東起朝邑西盡鳳翔縣聯數百里皆在渭北故曰據渭非謂跨渭而南也涇水自北絕原而南入渭則原實東西跨涇矣故曰踞涇跨本訓踞踞即跨也據踞音同字異踞有跨義而據無跨義自俗書二字混用如據鞍或作踞虎踞而疏遂以跨釋據昔人嫌宋儒訓詁多出已或作據之類意不謂唐初已有此弊也然據之與距傳似有異義而不可曉推尋經旨若河若濟若淮若岱若荆皆謂二州之間以是山是水為界彼此所共不得

專屬一州徐揚共是淮何以一言及一言據荆豫  
共是荆山何以一言據一言至雍豫兗與冀共是  
河何以豫兗皆言距而雍獨言據又如衡陽華陽  
同得山南之地何以一言及一言據雍梁之西竝  
以黑水為界何以一言據一言距青徐之岱猶荆  
豫之荆何以荆有據而岱無據凡此類紛然雜出  
恐傳者涉筆偶爾異同不可以一知半解妄生分  
別也自疏以據為跨而經義始有難通者矣其說  
兗州曰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  
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此蓋本之漢志漢志  
濟陰郡治定陶縣唐為濟陰縣今曹縣定陶縣是山陽所領縣有成武

唐亦為成武縣即今城武

單父

唐亦為單父縣今單縣是

東緡

唐為金鄉縣即今金鄉

方輿

音房預唐為方輿縣

今魚臺縣是

皆在濟水之南二郡志竝屬兗州故以為兗

州之境跨濟而過不知漢武置十三州自立疆界  
不盡與古合安得以漢之兗州為禹之兗州乎青  
之東北據海以為跨海而有遼東猶可通也荆之  
北據荆山則曰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夫衡言陽  
則知荆州南跨衡山華言陽則知梁州不得華山  
荆山二州無異辭何以知荆北跨荆山而豫獨不  
得荆山乎至若雍之東據河則侵入冀域理尤不  
可通故改從王肅西據東距之說然黑水絕遠而  
雍復跨之亦無是理也揚之跨淮而北不識更以

何地爲徐界梁之跨華陽而東不識更以何地爲  
豫界疏亦不能有說以處此矣竊謂跨之一字大  
有害於經義鄭漁仲謂禹貢以地命州不以州命  
地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此最善言禹貢者蓋禹  
別九州不論廣狹長短唯因高山大川以表界非  
若後世郡國犬牙相制之形亦不必截然方整如  
碁局兗之南界及濟水而止何用割水之南以附  
兗荆之北界及荆山而止何用割山之北以附荆  
如疏所言事涉晚近不可以說經故曰跨之一字  
大有害於經義也蔡氏於據海據淮據荆山據華  
山之南皆改據曰至曰距而兗之據濟如故雍之  
距黑水而據河則從疏倒置其字蓋亦以據爲跨  
而理有可通者則因之必不可通者則改之其於  
爽潔之言終未闕其奧妙也

爾雅濟河間曰兗州注云自河東至濟周禮河東  
曰兗州而賈疏以爲侵禹貢青徐之地者蓋以其  
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知之殷之兗州自河  
東至濟與禹貢同其徐州自濟東至海亦與禹貢  
同而周則言河不言濟蓋其境越濟而東得岱矣  
岱南爲徐北爲青徐州曰大野旣豬是知侵禹貢  
青徐之地也兗界跨濟唯周制有然以言乎禹貢  
之兗州則悖矣

兗州有古帝顓頊之虛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鬲觀有窮

昆吾韋顧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衛文公遷于楚丘成公

又遷于南燕 郟胙燕南燕 凡四國戰國時為衛魏宋齊趙五

國地秦并天下置東郡碭郡東北 齊郡北境 鉅鹿上

谷二郡東 漢復置兗州領郡 後漢魏晉竝因之唐為

河南道之靈昌滑州 濮陽濮 濟陽濟 東平鄆 等郡河

北道之清河貝州 魏郡魏 博平博 平原德 樂安棣 景

城滄 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有當往屬者東平之

須昌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境此為東原大野之地須昌宿城壽張三縣故城竝在

今東平州界鉅野故 魯郡之任城龔丘任城今為濟寧州及嘉祥縣之東境龔丘今為

寧陽縣竝在 改屬徐濟陰之南華在河澤西今 靈昌之匡

城在南華西今 改屬豫濟陽之長清今屬濟 及東阿之東

境今東阿 平陰之北境改屬青其南境改屬徐也平

側岱跨南北 又有當來屬者冀域信都郡及鄴郡之內

黃堯城臨河內黃堯城二縣故城並在今內 汲郡之黎陽東

境其豫域則濟陰之乘氏也乘氏在河澤 以今輿地言

之河南衛輝府之胙城縣胙城本在河南自金明昌五年 直

隸大名府唯濬縣之西境當屬冀 及真定河間二府之東

南境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為 山東則東昌府其兗州府則

曹州陽穀壽張鄆城濟南青州二府則西北境當

漢時濟水故道為界西 皆古兗州域也

東南據濟與豫分界當自兗州府之曹州始何以

知之按導水濟入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  
 至于荷荷澤在今定陶縣境經繫諸豫雷夏在今  
 曹州境經繫諸兗故知二澤之間為兗豫之界也  
 濟水至曹州西分為二一水東南流為荷水一水  
 東北流入鉅野澤為濟瀆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取  
 濟西田左傳云分曹地自洸以南東傳于濟鄆道  
 元云濟水自是東北流出巨澤即此地也濟水又  
 北過東昌府之濮州范縣東與徐分界又北為陽  
 穀莊平東與青分界轉東為濟南府之齊河濟陽  
 齊東青城又東為青州府之高苑博興樂安  
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城漢屬千乘郡古濟水入海處也南與青分界今歷城以東有小

清河即濟水入海之故道其北為兗南為青也

西北距河與冀分界河自今河南衛輝府胙城縣

北東至直隸大名府濬縣大伾山西折而北經河

南彰德府界中又東北經直隸廣平順德真定河

間四府界中東入于海此禹河之故道曲周以下

即漢時漳水之所行也詳見冀州

九河濟漯入海竝在兗東徒駭最北八枝次之漯

在鬲津之南濟又在漯之南其所入皆勃海也自

天津衛直沽口與冀分界南歷靜海縣東又南歷

滄州東又南歷霑化利津蒲臺縣東折而東歷樂

安縣北以小清河入海處與青分界



九河既道

傳曰河水合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正義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為九道故知在兗州之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鈎盤鬲津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

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鈎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夏氏曰九河之名出于一時之偶然初無義訓李巡孫炎郭璞皆附會曲為之說渭按漢成平東光屬勃海郡鬲縣屬平原郡弓高屬河間國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蓋河自大陸以北禹疏為九道以殺其勢然後恒衛可得而治大陸盡為良

田也

漢時言九河以為不可考者平當云九河今皆實

東同與填滅馮遂云九河今既滅難明王橫云九河之

地已為海所漸是也然許商所言實有其地就三

河推之其餘大槩可知九河豈真湮滅無遺迹邪

而近世學者又患求之太詳凡後人所鑿以通水

而被新河以舊號者悉據以為禹之九河杜氏通

典於許商所得之外又得其三鈎盤在景城郡界

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惟太史簡絜三河未詳處

所而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輿地廣記

云簡絜在臨津金地理志云南皮縣有潔河明一

統志云太史河在南皮縣北則此三河者亦皆犁

然有其處所矣以漢人所不能知而一一臚列如

此可信乎不可信乎蔡傳云或新河而載以舊名

或一地而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此言

是也于欽齊乘以為許商孔穎達之言簡而近實

後世圖志雖詳反見淆亂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

間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

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

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

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

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澱南至西

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  
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茲非簡繫等河  
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  
茲非所謂鈎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  
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  
是為鬲津無疑也于氏之論可謂博而篤矣然而  
求九河者正不必尺寸皆合於禹之故道亦不必  
取足於九許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  
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韓牧以為可略于  
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  
此真通人之見知此者可與窮經可與治水矣

曾彥和云九河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先儒分簡  
繫為二非也林少穎以為不然九河自大陸以北  
播為九道其勢均也安得以一為經流八為支派  
哉二說皆誤漢書敘傳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支其  
一存者即是徒駭孔疏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  
為八枝說本於此朱子亦以為然故孟子集注簡  
潔繫說為潔仍為二河而蔡傳獨從曾氏何邪

夏允彝禹貢合注曰桓譚新論云河水濁一石水  
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漑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  
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  
引河且不可况分為九乎然則禹之導為九河也

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  
 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即為逆  
 河殆謂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為河其  
 實即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  
 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  
 所為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  
 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  
 於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  
 兩行兩行且不可况九河歟蘇轍謂無兩河並行之理蓋當  
 時有為而發非古今之通論  
 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  
 自廣尚書中  
 候略同鄭康成謂齊桓公塞之蓋據此文言塞

其東流八枝并使歸徒駭也蔡傳曰曲防齊之所  
 禁塞河宜非桓公所為閻百詩云此言近理其實  
 葵丘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於  
 河惟于欽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  
 為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為九也禹後歷商  
 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  
 勢必然非桓公塞八流以自廣也論最確余因思  
 齊桓卒于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甫四  
 十二年而周譜云是年河徙蓋下流既壅水行不  
 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矣渭按百詩  
 之言甚當八流雖非桓所塞而參以周譜則壅自

桓時亦非妄緯書不盡無稽也

九河之地為海所漸王橫之言誠誤若程大昌云

酈道元亦謂九河苞淪于海則善長實未之有也

按酈氏三言碣石淪于海中而九河不從橫說第

五卷河水注云自鬲盤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

並存川瀆多亡第十卷漳水注云九河既播八枝

代絕遺跡故稱往往時存此與許商鄭康成所言

如出一口而程氏與碣石連舉遂使酈亭負此長

冤吁可怪也

雷夏既澤澠沮會同

釋文澠徐音邕王于用反沮七餘反渭按澠史記漢書並作淮

傳曰雷夏澤名澠沮二水會同此澤正義曰洪水之

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為

澤也於澤之下言澠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

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黃氏曰澤

資二水灌輸蔡氏曰澤者水之鍾也渭按今山東兗

州府曹州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北與東昌府濮

州接界雷夏在曹之東北濮之東南史記云堯作游

成陽舜漁於雷澤即此澠沮二水漢志無文括地志

曰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

通典雷澤縣本漢成陽縣元和志雷澤縣西北

至濮州九十里按北齊廢成陽隋復以其地置雷澤縣

唐宋因之金又廢今曹州東北六十里故雷澤城是

西北平地和志曰澠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

北平地去縣十四里又曰雷夏澤在縣北郭外澠沮

二水會同此澤與孔傳符矣韓汝節云雷夏既澤志  
濟之治非也禹治濟之功徐為多觀大野東原之文  
可知其於充也自九河而外導雷澤之下流以注於  
濟而又濬濼沮之故道以歸於澤使桑土復常而其  
事畢矣

周禮兗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當作雷雍引此雷夏  
既澤為證蓋以雷為雷澤雍為濼水也通典不從  
鄭說云盧水在濟陽郡盧縣濼水在高密郡莒縣  
今按濼漢志一作維故杜氏以職方之維為禹貢  
之濼然周時徐并於青兗不得越青而東有濼濟  
陽之盧水古不著名他書亦少見竊謂周禮多古

字雷似盧雖似維以字形相近而誤鄭破盧維為  
雷雍殆不可易二水合以注澤則言雍固可該沮  
也

水經注云瓠子河故瀆自句陽縣西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北又東

逕雷澤北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

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又云雷澤

西南十里許有歷山山北有小阜澤之東北有陶

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其

北即廩丘縣今范縣東南有廩丘故城瓠河與濮水俱東流經所謂

過廩丘為濮水者也然則雷澤在瓠河之南成陽

故城之西北陶墟之西南歷山之東北矣近志言

雷澤處所不甚分明故詳錄之

山海經曰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則雷

此正太史公所不敢言者酈善長注水經尚無取

於此而蔡氏引之以釋禹貢何其不知所擇也明

李之藻曰澤底有巉石深壑冬至前水吸而入如

巨雷鳴故名雷澤見孫氏九州山水考此亦奇不知出何典記

抑或身歷其地而得之今復然否

孫氏曰既澤者尚未為澤今始為澤也既豬者向

已為澤今復舊也朱子語錄言有一本孫曾書解孫是孫徵曾是曾彦和也竊謂雷夏本

非澤而禹洿之使為澤豈行其所無事與當從舊

說蓋兗地卑下受患最深橫流之時雷夏不見其

為澤也水退則復為澤故曰既澤他州雖有水患

而澤形如故但其水時旁溢為害禹立陂以障之

耳故曰既豬然下文云九澤既陂則雷夏亦有陂

可知水經注所言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

蓋禹迹也

蔡傳灘沮二水名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灘許

慎云河灘水在宋又云汭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

蒙為灘水東入于泗水經汭水出陰溝東至蒙為

狙獾水經汭水東至蒙縣為灘水又獲水出汭水於蒙縣北並無狙獾蓋灘獲二字之誤則灘水即汭水

也灘之下流入于睢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睢

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自河出為灘濟出為澆

求之於韻沮有澆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渭按汜沮皆出豫入徐於兗無涉水經注云濮陽縣北十里即瓠河口禹貢雷夏既澤澼沮會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為澼許慎曰澼者河澼水也其意以瓠子為澼此則在兗域然禹河不經濮陽以瓠子為禹貢之澼亦非也沮雖有澆音今考水經注汜水西分濟瀆逕濟陰郡南爾雅曰濟別為澆昔漢祖即帝位於汜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也汜音泛今曹縣定陶皆有汜水汜水又東合荷水而北注於濟瀆然則澆水即汜水出入皆在豫域安得讀沮曰澆以當之邪韓汝節謂汜睢在豫徐之境無預於兗而

兗州自有澼沮其說是矣然以小清河為沮以章丘縣之潔水入小清河者為澼則又大非括地元和志明有澼沮二水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寰宇記同而諸儒皆莫之考妄引他水於經奚當焉

爾雅先儒以為周公作或以為子夏作皆無明徵大抵多後人所附益如水自河出為澼據汜水而言禹時未有鴻溝南河不與淮泗通也今曹州南二十五里有澼河自東明縣流入又東北入鄆城縣界志以為即禹貢之澼妄也此乃段凝決河之後河水分流始有此名耳禹時河由大陸去此甚遠安得有別出之澼竊謂澼沮皆濟水所出而河



不與焉何則濟性勁疾故屢伏屢見皆自平地中  
涌出於滎播陶丘之外復有此二源唐書許敬宗  
傳云濟狀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夫曰散曰  
合則非獨陶丘一竇可知矣雷澤縣正在曹濮之  
間而澠沮出其西北其為濟水無疑它如管城之  
京水新鄭之溱水管縣之百脈水歷下之七十二  
泉皆側近滎濟從平地中涌出蓋亦此類不得泥  
爾雅之文謂澠出於河沮出於濟也

或疑澠沮不入雷澤余按裴駟史記集解引鄭康  
成說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百詩曰下  
一觸字鄭蓋以目驗知之殆無可疑惟雷澤之下

熱流未知何往大抵不南注濟則北注濮濮亦終歸  
于濟也

王晦叔云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即禹貢澠沮會同  
者而二源杳無蹤跡蓋五代以後河流經此蕩滅  
無存也今州境有古黃河二道一在州北自開州  
流入又東北入范縣界此東漢時經流至唐宋皆  
行之一在州東六十里自曹州流入又北入范縣  
此五代以後決河所經也州東南九十里有成陽  
故城與曹州接界其西北為雷澤縣澤在縣之西  
北二源又在澤之西北去縣十四里河舊行州北  
距二源頗遠故得無恙迨梁末段凝決河水以限

晉兵而決口日大屢為曹濮患宋太平興國八年  
天禧三年河決皆泛濫曹濮間二源適當其衝為  
河所陷久之河去而空竇淤塞水不復出矣然史  
記集解正義元和寰宇等書幸而未亡談禹貢者  
豈竟束之高閣而不視邪宋人惟易被知之而不  
能力主其說惜哉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釋文蠶  
在南反

傳曰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正義曰宜桑  
之土既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上於是得下  
丘陵居平土矣釋丘云非人為之丘孫炎曰地性自  
然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

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  
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  
之蔡氏曰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  
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  
猶可驗也王氏炎曰今德博河間產絲最多其地宜  
桑可知識之者農桑衣食本故也王氏樵曰蠶性惡

濕於下土非宜兗地宜桑於水退始宜故獨於兗志  
之邵氏寶曰桑土蠶以物知土陽鳥居以物知水渭  
按爾雅蠶桑繭郭璞云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秦湛  
蠶書曰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兗篚織文徐  
篚玄織縞荆篚玄纁璣組豫篚織纊青篚縠絲皆繭

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於充然則九州蠶事究為最  
予游濟河之間見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充人可

為蠶師也

見淮海後集湛字  
處度觀之子也

降丘宅土傳謂就桑蠶茅氏

匯疏云此所謂得平土而居之不必言就桑蠶也

然衛之封域東得桑土之野楚丘帝丘皆是也其詩

桑曰降觀于桑又曰說于桑田又曰期我乎桑中又

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此木屢見於歌詠則其多

其可知樂記云桑間濮上桑間即桑中其地在濮水

之上也雷夏澨沮皆與濮州接壤故桑土既蠶相

因繼言之濮州舊志云充之桑濮為上入其境蔭蔽

阡陌當蠶而治絲帛者比鄰至不相往還帛成可

以衣舉室其餘則質之衛風稱抱布貿絲蓋自昔

而已然矣渭按左傳晉公子重耳在齊將行謀於

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而史記貨殖傳言鄒

魯濱洙泗頗有桑麻之業又曰齊魯千畝桑其人

與千戶侯等又曰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是青

徐之土亦宜桑也詩魏風曰彼汾一方言采其桑

又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貨殖傳曰燕代田

畜而事蠶是冀土有宜桑者孟子言文王養老之

政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而豳風七月之二章三

章詠蠶桑事甚悉是雍土亦有宜桑者也古者蠶

桑之利北土為饒觀秦氏蠶書及濮州舊志所言

則近世猶未之改不知何時稍衰而吳越之間獨擅其名賦斂亦因以加重遂有杼柚其空之歎古今事變之不同有如此者

兗少山而丘頗多其見于經傳者曰楚丘今在滑縣東北

丘今開州本顛頂之虛故稱帝丘旄丘在開州西鐵丘在州西南瑕丘清丘並在州東南廩

丘在今范縣東南敦丘在今觀城縣南又頓丘在今濬縣西當屬冀故不數皆在濮水之濱桑

土之野故經繫降丘宅土於桑土既蠶之下說文

丘土之高者廣雅小陵曰丘兗地最卑丘非山比

當汜濫之時而其上猶可以居人益信懷山襄陵

謂孟門之洪水而非泛言九州之災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釋文墳扶粉反後同韋昭音勃償反繇音遙

傳曰黑墳色黑而墳起繇茂條長也林氏曰墳者土

膏脈起也左傳公祭之地地墳是也九州惟此與徐

揚言草木者孔疏云三州偏宜草木也此說不然按

三州最居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得

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苞故於三州

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東陽陳氏

曰兗徐揚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為下濕於草

木非宜水既平則為沃衍於草木尤宜故三州特言

草木渭按釋文馬云繇抽也視茂義為優吳幼清從

之言兗水最甚草木至是始抽始長與徐揚不同也

孟子言洪水汜濫草木暢茂而三州之草木必待

水土既平然後得遂其性何也蓋孟子所謂暢茂者乃山陵林麓高仰之地蒙龍鬱塞之狀經所謂草繇條者乃平土樹藝五穀之地必水退而後草木得遂其性欣欣有向榮之意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釋文載馬鄭本作年渭按史記漢書並作年

傳曰田第六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正義曰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為第九也林氏曰兗州之賦必待十有三載然後同於餘州非謂此州治水至十有三載而後成功也果爾則其文勢不應在降丘宅土之下蔡氏曰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

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為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為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因上文厥賦貞者為賦亦第九與州正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王氏充耘曰兗受

患最深水土既可耕作矣又必寬之十三年待其一紀之後歲星一周天道變於上地力復於下然後使供輸比同於他州蓋因其受患之深所以優恤之至渭按林蔡王三說大槩得之而有所未盡韓康伯注易貞勝曰貞正也一也貞訓正兼有一義厥賦貞謂十二歲之中賦法始終如一也蓋禹制五畝之稅視

歲之豐凶以為多寡而充獨有異受患最深墜辟不  
易禹立一至少之則歲以為常雖遇豐年亦不多取  
而寬以待之至一紀之後第十三載然後賦法同於  
他州亦視其豐凶以為多寡也九州之賦唯缺下下  
充賦至少固當第九而經不言下下何也充賦法異  
於他州言貞則其義見言下下則其義不見故不曰  
厥賦惟下下而曰厥賦貞也

易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是貞亦兼有固義內卦  
為貞外卦為悔本卦為貞之卦為悔貞皆其不動  
不變者厥賦貞當作此解蘇氏謂賦隨田高下者  
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田賦皆第六故曰貞

夫九州之賦相校為等差豈有雍賦既第六而充  
復第六之理蔡傳云充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  
賦為正也說本然則他州之賦皆不正乎袁良貴

曰什一者堯舜中正之法重則桀輕則貉謂賦以

薄為正殊非大道朱氏云貞者隨所卜而定之之

名也蓋充與他州不同水患雖平盈虛未卜故必

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然後得其一定之法而賦

始年年齊矣按袁之砭蔡誠是而以貞為卜義亦

未當金吉甫云貞字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者於

上字下添二充賦下下篆從下二或誤作正遂譌

為貞此說尤非經果曰厥賦下下則下文義不可

通矣

禹貢言作者四冀大陸既作青萊夷作牧荆雲夢  
土作又及此作十有三載乃同是也彼三州皆以  
作為耕作則此州何獨以作為治水邪總由漢儒  
錯解此經以十有三載為洪水初平之年後人遂  
踵其謬耳今按禹之治兗疏九河滄濟漯澤雷夏  
會灘沮而其功已畢民皆降丘宅土矣豈必遲之  
又久而後平乃始有賦法也哉以初年所入之數  
為準一紀之中槩從其薄貞一而不變此即是兗  
之賦法而與他州不同至十有三載地力加厚人  
功益脩乃同於他州耳後世募民開墾之法數年

後起科漸加與熟田等亦即此意春秋傳曰美惡  
周必復周謂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也十有三載其  
惡復為美之時乎

厥貢漆絲

釋文漆  
音七

傳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  
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  
言之林氏曰八州之貢揚荆最多兗雍最寡各因其  
地之所有而不強之以所無也雖有多寡然皆以其  
所入準其高下以充每歲之常貢是以有多寡而無  
輕重呂氏曰九州之貢皆服食器用之物所謂惟正  
之供渭按衛文公遷于楚丘其詩曰樹之榛栗椅桐

梓漆是亦充土宜漆之一證也

厥篚織文

渭按篚漢書皆作  
斐類氏云與篚同

傳曰盛之篚篚而貢焉正義曰織文織而有文者也  
鄭玄云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  
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  
入於女功如鄭言矣其無厥篚者州無入篚之物故  
不貢也曾氏曰謂之織文則繪畫組繡而有文者不  
與矣林氏曰古者幣帛之屬皆盛於篚蘇氏引篚厥  
玄黃為證是也夏氏曰參考餘州徐篚玄織縞揚篚  
織貝荆篚玄纁璣組豫篚織纊皆可充衣服之物若  
夫青之壓絲雖不充衣服然爾雅注謂壓絲出東萊

以織繒堅韌異常則亦可充衣服故篚之梁雍有貢  
無篚以其不宜也蔡氏曰篚竹器篚屬也吳氏曰織  
文綾羅之屬渭按篚供幣帛之類入於女功其即周  
官之幣貢服貢與

疏云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充  
州綾錦美也按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云襄邑縣  
南有渙水故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  
服出焉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襄邑在豫域不  
當引充篚為證疏承其繆

孔傳云織文錦綺之屬吳氏揚州注曰染其絲五  
色織之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



故以為綾羅之屬而不言錦蓋錦必染絲以織也  
其義較長今從之

浮于濟漯達于河

釋文漯天答反  
篇韻作他合反

傳曰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正義曰地理志云  
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  
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因水入水謂不須舍  
舟而陸行也蔡氏曰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支流也  
充之貢浮濟浮漯以達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  
達河則達帝都矣渭按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西有  
東武陽故城青州府高苑縣北有千乘故城皆漢縣  
河謂南河之尾漯首受河處也孟子曰禹疏九河瀾

濟漯皆在兗域而經於濟漯不言施功以貢道見之  
曰浮于濟漯則二水之治可知矣其立文簡奧類如  
此也

傳云順流曰浮張子韶取之以釋荊州之貢道而  
傳同叔為之辯曰豫貢浮于洛達于河順流也雍  
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順流也而濟漯受河而東  
流充貢浮濟漯以達于河果為順流乎况荆貢所  
謂浮于江沱潛漢正如程氏各隨其便之說而逾  
洛則是沂漢而上無水可以通河故捨舟陸行以  
入洛由洛以至于河耳又安可謂浮漢為順流乎  
今按傳說良是浮者舟行水上之謂沿沂同辭貢

道言浮者七傳所舉五州之外唯青貢浮于汶達于濟亦為順流而梁貢浮于潛逾于沔有治有汴安國不究經始末而輕為之解其謬顯然無垢猶有取焉何也

濟潔之潔說文本作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濕聲桑欽云出千乘高唐他合切燥濕

之濕說文本作溼幽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溼也羃省聲失入切隸改日為

田又省一糸遂作潔而濕轉為溼濕溼二字混而

無別漢千乘郡有濕沃縣潔水之所經故名而地

理志訛為溼司馬彪魏收皆承其誤惟水經注作

潔沃當從之

漢志東郡東武陽縣下云禹治潔水東北至千乘

入海東武陽即今朝城縣應劭曰在武水之陽酈道元曰潔水亦或武水也其故城在今縣西千乘縣為千乘郡治後漢始改郡為樂安

國疏引班志不當加樂安二字又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潔水所

出今按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

入海而潔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

也水經注所敘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

故白馬縣治在今滑縣西南又東北逕黎陽縣南黎陽故城在今濟縣東北又東北逕

涼城縣在今滑縣東北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廟在晉頓丘郡界今清豐縣之西境是

又東北為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津在涼城廢縣東北六十里河水

又東逕鐵丘南元和志鐵丘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里衛南本漢濮陽縣地也丘今在開州之西南又東北

逕濮陽縣北開州西南二十里有濮陽故城又東北逕衛國縣南縣故畔觀也其

故城在今觀城縣西清豐之南境開州之北境皆得其地又東逕鄆城縣北今濮州東二十里有鄆縣故城

唐濮州治也

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

春秋書築臺于秦者也今范縣東南二十里有范縣

故城又東北逕委粟津

寰宇記觀城縣東南六十七里有委粟城蓋與津相近

皆古漯水

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

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為河所

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

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

屬魏郡

由東武

陽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

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

決於此莽為元城冢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

景修之遂為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漯水

之故道又為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漯水一出於武

陽再出於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

詳見導河歷代徙流下

水經注

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也漯水出焉

河自此與漯別東北逕東阿荏平等

縣至千乘入海

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而北逕武陽新

城東引水自東門石竇北注於堂池水而隍塹於

城東北合為一瀆東北出郭逕陽平縣之岡城西

陽平故城今為莘縣治岡城在縣西南七里通典莘縣漢陽平縣地有武

陽城無此水矣元和志武河在朝城縣東十步蓋即漯水也新志云故流

今堙惟縣城西門外少南三里許有大陂廣十餘里其勢突城而東

與陽穀縣西大陂連夏秋積潦并成巨浸相傳為古漯河匯流處

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

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

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

平縣故城南

城在今博平縣西北三十里

右與黃溝合

溝承野城郭水東北出逕清河城南

又東北逕攝城北春秋所謂聊攝以東也又東逕文鄉城又東北出於高唐縣東注漂水

又東北逕援縣故城

西

杜預釋地曰濟南祝阿縣西北有援城今在禹城縣西南漢志作援

又逕高唐縣故城東

左傳

哀公十年趙鞅帥師伐齊取黎及轅毀高唐之郭杜預曰轅即援也祝阿縣西北有高唐城今在禹城縣西四十里禹城本漢祝阿縣

桑欽

地理志曰漂水出高唐余按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漂水以祭淑人丁巳天子東

征食馬于漂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

唐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於所間去聲也俗以是水

上承於河亦謂之源河矣

源河乃漂之再出者桑欽唯知此而不知起東武陽則疎矣河既與

漂合復分為二漂由漂陰故城北河由平原故城東蓋自高唐以西至武陽河在南而漂在北自高唐以東至海則漂在南而河在北矣今禹城縣南有源陽故城唐縣在源河之北故名

漂水又東北逕漂陰縣故城北

伏琛謂之

漂陽城地理風俗記曰平原漂陰縣今巨澤亭是也按臨邑縣西有漂陰故城元和志漂水北去臨邑縣七里

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

城在今濟陽縣西南著竹庶反

又東北逕崔氏城北

縣故城南

城在今濟陽縣西南著竹庶反

又東北逕漢徵君

城在今章丘縣西北

又東北逕東朝陽故城南

城亦在章丘西北

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

伏生墓南

碑碣尚存

又東北逕鄒平縣故城北

城在今鄒平縣北與齊東縣接界

又

東北逕東鄒城北

今青城縣界有東鄒故縣

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

北

應劭曰在臨濟縣西北五十里今在高苑縣西北

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

乘城在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會水即漂之別名也元和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

又東北為馬

常坑

蓋亦在千乘縣界玉篇坑音而勇切地名今按下文里數則坑乃澱泊之類

坑東西八十里南

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

第五卷河水注云河水自千乘北城北又東分為二水枝

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濟又第八卷濟水注云濟水自甲下邑南東歷琅槐故城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蓋即漂之所亂者

此

自西漢末以迄後魏漂川之原委也以今輿地言

之濬縣滑縣開州清豐

並屬直隸大名府

觀城濮州范縣朝

城莘縣堂邑聊城清平博平

並屬山東東昌府

禹城臨邑濟

陽章丘鄒平齊東青城

並屬濟南府

高苑

屬青州府

諸州縣界

中皆古漯水之所經自宋世河決商胡朝城流絕而舊迹之存者鮮矣

蔡傳云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于乘入海程氏以為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陳師凱曰程氏貢道圖云漯受河於武陽此漢河而非禹河愚按其意非指漯為漢河蓋言今自漯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丘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也其漯水仍以東武陽為是料河水未徙之前其自漯入河處則又過武陽以北之地也即無與漯殊異之文故不別言漯所在耳此言足以正蔡氏之謬且水經注所敘漯水原委極其明確蔡氏束諸高閣而不觀乃以為其地不可得詳僅以河之支流一語了之如此顛預亦何裨於禹貢邪

困學紀聞曰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醜二渠以引其河一貝丘一漯川李垂導河形勢書云東為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渭按赤河在今東平

州西北及東阿縣北五代周顯德初命宰相李穀  
治楊劉決河其不復故道者離為赤河及游金二  
河歐陽脩所稱游金赤三河是也古漯川不行東  
平界中以赤河為漯川殊謬武河者武水也水經  
注云即漯水亦不聞為漢決之凡垂書所言舊迹  
多不可信大抵如此

孟康云河自王莽時遂空唯用漯耳其實河行漯  
川獨武陽以上則然而武陽以下河漯仍自別行  
應劭曰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謂漯  
自高唐以東以河之消長為盈涸非謂河行漯以  
入海也觀水經河漯各有其道酈善長云河于濟

漯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漯水耳

見第八卷  
濟水注

然則漯入海處後魏時雖已輟流而故道猶存未  
嘗為河所占况東漢之世乎今大清河自歷城以  
東皆漯川故道五代晉後屢為黃河所行其濱州  
以下則又非漯矣漯入海處終未嘗為河所占也  
明一統志云漯河在章丘縣北七里源出長白山  
西北流入小清河焦弱侯指為禹貢之漯滑按漯  
上承河水非山源也亦不於章丘縣北入小清河  
據元和志章丘縣有濟水即今小清河也水經注  
云濟水東逕管縣故城南城在章丘縣西  
北二十五里右納百脈水  
水出土鼓縣故城西又東北流注于濟濟水又東

有楊渚溝水出於陵故城西南而北逕土鼓城東  
又西北逕章丘城東又北流注于濟也於陵故城  
在今長山縣西南楊渚溝水由章丘城東而北入  
小清河寰宇記謂之獺河齊乘云在章丘縣東七  
里出長白山之王村峪山在長山縣西南三十里元和志引齊記曰於陵城西三里有長白山其  
後小清之上流淤塞章丘鄒平長山界中故瀆為  
獺河之所行俗遂以獺為潔齊乘云小清河自鄒  
平又東逕長山新城今為漯河經流矣此即楊渚  
溝一名獺河者字隨聲變與禹貢之漯全無交涉  
也

或問河南之濟伏見斷續若以為貢道則必有舍

舟從陸之事法當如荆梁書逾而經無其文何也

曰滎澤渟而不流其水潛行地下至陶丘復出為

濟詳見導沈中間相去約四百里皆須陸行聖人重勞民

貢道必不由此其所謂浮于濟漯達于河者蓋自

陶丘之東浮濟而北由漯以達河本無所逾故不

言逾也或又曰漢與洛潛與沔皆二水而異名故

言逾陶丘滎澤一濟也故不言逾曰苟有舍舟從

陸之事則必書逾何論一水二水乎唯本無所逾

故不言逾也

濟漯二水為東南四州貢道之所必由非獨兗也

青承充曰達于濟則由濟入漯可知矣徐承青曰

達于荷則由荷入濟可知矣揚承徐曰達于淮泗則由淮入泗由泗入荷可知矣淮通泗泗通荷荷通濟濟通漯漯通河四州之貢道無不由濟者而總與陶丘滎澤之間無涉此其所以不言逾也禹時濟實通漯林少穎云案經文無濟漯相通之道非也但孔疏云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則必有舍舟行陸之事是為大謬耳周希聖更定其文曰由濟而入漯由漯而入河經旨灼然矣近惟朱長孺深知此意其所著禹貢長箋曰古時濟漯通流漢以後遂不相屬孔疏與經文所次水道不合當是從濟入漯從漯入河鄭端簡亦云舊作二道者非

是此適與周氏闇合也新唐書許敬宗傳云高宗東封泰山次濮陽問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敬宗對曰沅濟自温入河伏地南出為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或據此以駁濟與漯通之說余曰濟漯本相附近逮西漢末河行濟漯之間高唐以西至東武陽二水為河所隔唐世猶然故高宗謂濟漯斷不相屬敬宗不知古今水道之變遷而憑臆以對殊失經旨未可以證禹貢也然則濟與漯通當在何處曰是不可知按水經鄧里渠與將渠合北逕荏



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北  
逕四瀆津注云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水經注濟

或作沛又因沛而訛為沛今悉改從濟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

周通故有四瀆之名蓋其時濟漯之間為河所隔

故云河分濟又云濟受河在禹時則固漯分濟或

濟受漯也漢臨邑縣在今荏平縣東通典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按今長

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盧縣故城西與荏平接界漢臨邑當在此間今臨邑本漢漯陰縣劉宋僑置臨邑非漢縣也四瀆津在

臨邑故城東北寰宇記四口故關在聊城縣東八十里一名四瀆口當為古濟漯通波

處此亦不敢定以為是然濟與漯通必在會汶之

後又北將東之際而臨邑適當其地東北接高唐

故城為漯之所經枝津徑通理無可疑

黃文叔云或浮濟或浮漯而皆達于河愚謂兗之

北境可徑浮漯以達河而其南境則必由濟入漯

也準此以推則青之汶徐之淮揚之江海荆之江

沱潛漢雍之龍門雖竝列于經而或由或不由各

隨其便唯豫之洛梁之潛沔渭為道所必由耳

水患莫大於河堯時河從大伾以東行平地數為

敗青徐之菑特甚降水大陸九河之區尚未為河

所行孔疏云冀州之水不經兗州故得先冀而後

兗此篤論也謂治河當自兗始而不信龍門呂梁

之事總由讀河渠書不熟耳九河既道青徐之河

患息其所當治者濟與淮而已雍之西河豫之南

河治冀時早已就緒及治豫雍則唯決諸川使由  
洛渭以入河而其功已畢河無事焉禹治水勢如  
破竹青徐以下所謂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者也

禹貢錐指卷第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禹貢錐指卷第四

德清胡渭學

海岱惟青州

釋文岱音代

傳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顏氏

師古

曰岱即太山也

渭按成王賜太公履曰東至于海季札聞齊音曰表

東海者其太公乎齊湣王謂張儀曰齊僻陋隱居東

海之上是東據海也而傳兼言北楚子謂齊侯曰君

處北海蘇秦說齊王曰北有勃海蓋自今成山以至

樂安者是也故云東北據海然自朝鮮以至日照皆

青也所遺多矣專言東則固可該琅邪與朝鮮也地

理志岱山在泰山郡博縣西北今山東濟南府泰安

州東南有博縣故城山在州北五里於故城為西北

也公羊傳曰越在岱陰齊蘇秦說齊王曰南有泰山  
史記曰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岱主南言與徐分  
界也而傳兼言西則岱不足以表其界蓋青西以濟  
為兗界齊語正封疆西至于濟其明徵也北自琅槐  
以西亦以濟為兗界故王莽改漢齊郡曰濟南而經  
不言濟者蒙兗濟河之文從可知也傳兼言西則欲  
密而反疎甚矣說經之難也

正義云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  
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  
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  
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

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遼東也渭按安國  
傳出魏晉間其釋舜典云分青為營襲馬鄭也此  
云青州東北據海蓋直案當時輿地遼東屬幽州  
以為青之北境至勃海而止故曰東北據海若忘  
乎其營之出於青者而穎達善為傳會訓據曰跨  
以求合於前說夫青之跨海固也而以傳之據為  
跨則非也以青之據海為跨海猶之可也推而至  
於兗之據濟揚之據淮荆之據荆山梁之據華山  
之南雍之據河皆以為跨之則大不可矣穎達豈  
未之思邪先儒謂分青為營據爾雅齊曰營州以  
立義康成云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是堯時遼

東本屬青也而王明逸非之曰中國疆界固有非至海畔止者如珠崖在大海中自爲一隅而屬於嶺南然雖越海而土俗相接又他無可附遼東固中國東境豈有不屬接壤之冀而遙屬隔海之青乎周時遼東即營州而并於幽州則堯時決非屬青矣斯言亦近理然孫炎以爾雅爲殷制殷必有所受遼東苟非青域殷何由改青曰營馬鄭諸儒相沿已久當從之古今疆域或因或革未可據周之屬幽以證堯時不屬青也

周禮正東曰青州其疆域與禹貢大異鄭注云青州則徐州地也蓋以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

浸沂沭知之經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又曰浮于淮泗是知徐并於青也賈疏云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望諸知之望諸即孟豬經於豫州曰導菏澤被孟豬是知侵豫之地也疏又云周時幽州南侵徐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奚養知之地理志琅邪長廣縣西有奚養澤琅邪郡屬徐州是知侵徐之地也渭按長廣故城在今登州府萊陽縣東漢屬徐州實古青州域幽之所侵乃青地非徐地也不但此也其川河沛其浸菑時皆青地爲幽所侵而賈不言何其疎也蓋今青登萊三府之地在青域者周時皆割

入幽其西又為兗所侵而損豫之東南境以益之  
徐則岱山大野皆入於兗是青亦不全得徐也鄭  
云青州即徐州亦言其大略而已  
林少穎云爾雅不言青州者青并於徐也蔡傳取  
之渭按齊曰營州注云自岱東至海邢昺疏云營  
州即青州地也博物志云營與青同海東有青丘  
齊有營丘豈是名乎蓋殷改青曰營青地入營未  
嘗并於徐也林氏徒以越海之艱當合徐而不合  
營故為此言然邢疏鑿鑿可據蔡氏汨於近說而  
不知攷亦獨何哉

唐營州治柳城縣

西南距平  
州七百里

此隋開皇三年平高寶

寧以其地置營州大業初改為柳城郡者實在禹  
冀州舜幽州之域於青州無涉也水經大遼水注  
云渝水首受白狼水南逕營丘城西營丘在齊僑  
置於此也寰宇記引開元十道略云舜築柳城以  
證古時已有柳城之地蓋皆因爾雅齊曰營州之  
文而附會為此說不知柳城漢屬遼西郡隋始於  
此置營州名同而地異非舜之分青為營者也  
青州有古爽鳩氏之虛為季荊有逢伯陵蒲姑氏  
之所因及斟灌斟尋寒過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  
考者齊紀譚州夷介萊凡七國戰國時為齊燕二  
國地秦并天下置齊郡琅邪東境是遼東漢復置青州

領郡 國六 後漢魏竝因之 領郡 國五 晉分置平州 青州領郡國六 平州領郡國五 後改

曰幽州唐為河南道之北海 州 濟南 齊 淄川 高

密 密 登 東萊 萊 東牟 牟 等郡河北道之安東都護府

按以上通典所列高密之莒縣及諸城之南境當

往屬徐又有當來屬者兗域濟陽之盧縣及東阿

之東境 後漢穀城縣地在濟 東者即今東阿縣 平陰之北境徐域魯郡乾封

萊蕪之北境是也以今輿地言之山東登州萊州

二府其青州府則益都臨淄昌樂安丘壽光臨朐

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之南境濟南府則肥城長

清歷城章丘鄒平長山新城淄川及泰安萊蕪之

北境兗州府則唯東阿及平陰之北境 三府之地南以 齊長城故址與

徐分界西及北以漢時 濟水故道與兗分界 其東北跨海為故遼東都司之東

境及朝鮮國皆古青州域也

青之東境登萊二府之地斗入大海中東西長八

九百里形如吐舌史記齊世家云齊自泰山屬之

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蓋并登萊計之也海

水自日照縣東與徐分界 日照本漢海曲縣屬琅 邪郡今屬青州府莒州 北歷諸

城縣東折而東北歷膠州即墨萊陽棲霞文登諸

縣南又東北出而西折歷寧海州及福山蓬萊二

縣北 蓬萊登州府治也海在府城北五里北與遼東相望自新開海口而 東北抵遼東金州衛南之旅順口三百里而近有沙門砣磯鐵山諸

島可以泊舟避風一帆徑度亦不其險漢書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 從齊浮勃海擊朝鮮元和志大人故城在登州黃縣北二十里司馬宣王

伐遼東造此城運糧船從此入 今新羅百濟往還常由於此 又西歷招遠掖縣昌邑濰縣

北與兗分界

禹河自碣石入海碣石以西為逆河其東則海無所謂勃海也勃海之名始見於戰國策蘇秦說齊曰北有勃海是也然春秋時已有之左傳楚子使屈完謂齊桓公曰君處北海韓非子曰齊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北海少海即勃海也亦作勃解說文云海之別又謂之裨海齊語渠弭於有渚韋昭注云渠弭裨海是也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尾閭也應劭曰海之橫出者曰勃史記索隱崔浩曰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齊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

徐幹左思皆有齊都賦

漢置勃海郡治

浮陽縣即今河間府之滄州又置北海郡治營陵縣即今青州府之昌樂縣二郡皆在勃海之濱一屬兗一屬青也元和志萊州掖縣北有渤海則已入東萊郡界過碣石二百餘里矣元人又以鐵山為碣石于欽齊乘曰青州東北跨海跨小海也蓋太行恒岳北微之山循塞東入朝鮮海限塞山有此一曲北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是為渤海之口闊五百里西入直沽幾千里焉

于氏所謂碣石蓋即鐵山也鐵

山南對沙門島北與旅順口相接正當渤海之口若在昌黎者與此地遙隔五六百里安得舉以為言

勃海初不若是

之遠經云夾右碣石入于河又云至于碣石入于海漢天文志云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

尾沒於勃海碣石碣石者河海分界處也碣石以西至直沽口禹時爲逆河戰國時謂之勃海勃海止此耳以鐵山沙門爲勃海之口而旅順以東爲大海近志之失也詳見導河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傳云泰山爲四岳所宗周禮兗州山鎮曰岱山爾雅河東岱李巡云東岳泰山也史記黃帝東至於海登岱宗漢書五行志曰泰山岱宗五嶽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山有大門曰觀馬第伯封禪儀記云仰視天門窅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應劭漢官儀云泰

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唐六典云泰山周一百六十里高四十餘里今泰安州境有云云亭亭梁父社首高里石閭徂徠等山新泰縣境有龜山新甫山雖隨地異名實泰山之支峰別阜也

岱南與徐分界處嘗考齊長城故址而約略得之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是春秋時已有長城矣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爲長城城緣河徑泰山千餘里東至琅邪臺入海齊記曰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水經注云濟水自臨邑縣東又



北逕平陰城西京相璠曰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今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盧縣故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

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見濟水又云朱虛縣泰山

上有長城泰山東泰山也亦名小泰山在臨朐縣南百里朱虛故城在縣東西接岱山東連

琅邪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見東汶水括地志

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北岡上

經濟州淄州東至密州琅邪臺入海臺在州治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琅

邪山元和志云故長城首起平陰北二十九里通典

云盧縣有長城東至海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

鉅防鉅防即防門也寰宇記云諸城縣南四十里

有長城東南自海迤邐上大朱山盡州南界二百

五十里大朱山南距琅邪臺六十里今按齊長城橫絕泰山縣地千

餘里自平陰而東歷肥城在縣北長清在縣南泰安在州西北六十

里萊蕪在縣北淄川在縣南沂水在縣北九十五里臨朐在縣南又有穆陵關在大峴山上西

接沂水縣界莒州在州北以訖於諸城在縣南七十里皆有故址此雖後

人所築然皆因岡阜自然之勢為之禹時青徐分

界亦必以此也

青西及北以濟為界鄭漁仲云不言濟者以兗州

見之也按水經注濟水自臨邑過平陰盧縣歷城

臺縣梁鄒臨濟安平樂安利縣至琅槐入海以今

輿地言之平陰長清齊河歷城界中之大清河及

章丘鄒平常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界中之小清河即漢時濟水會汶入海之故道古青充分界處也

青之東北界無可考疏云越海而有遼東之地恐未盡通典云青州之界東跨海從岱山東歷密州東北經海曲萊州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此說近是然三韓地太遠而玄菟不可遺竊疑漢武所開二郡皆古嶧夷之地在青州之域者而三韓不與焉蓋嶧夷義和之所宅朝鮮箕子之所封不應在化外先儒但云有遼東非也漢書言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後漢書言東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觀其土俗則青之東北界不止於遼東明矣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地東至海暨朝鮮北據河爲塞竝陰山至遼東朝鮮列傳云自始全燕時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燕秦之所經略蓋禹貢嶧夷之地唐一行所謂北戒山河抵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以限戎狄者是也星傳謂北戒爲胡門明遼東都指揮使司兼轄漢遼東西二郡之地都司城西四百二十里爲廣寧衛本遼東無慮縣也

濬六軒

衛西幽州域衛東營州域都司城東至鴨綠江五百六十里與高麗分水太康地志云樂浪遂城縣有碣石長城所起通典云在今高麗舊界蓋即蒙恬所築起臨洮至遼東者也東漢以來故陞湮沒都司城北至三萬衛三百三十里古肅慎氏地衛西有開元城金置會寧府號為上京禹貢青州之北界當極於此衛東北距長白山千餘里其水北流為混同江南流為鴨綠江唐書東夷傳云高麗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即此江也都司城南至旅順海口七百三十里去登州不遠順風揚帆信宿可達明初遼東士子附山東鄉試後以

渡海之艱改附順天猶周之并營於幽也

碣夷既略

釋文碣音隅

傳曰碣夷地名正義曰即堯典宅碣夷是也王氏曰略為之封畛也曾氏曰地接於夷不為之封畛則有猾夏之變金氏曰首書碣夷諸州無此例也但青州實跨海而有東夷兼堯命羲和宅碣夷以候正東之景故特表於前渭按後漢書東夷有九種曰畎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昔堯命羲仲宅碣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贊曰宅是碣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是以九夷為碣夷也金說本此蓋碣石之功畢禹即東行至遼東經略碣夷然

後渡海而南治維淄二水也

嶠夷堯典疏云尚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鍤渭按  
五帝本紀作郁夷張守節曰郁音隅夏本紀仍作  
嶠夷司馬貞曰今文尚書及帝命驗竝作禺鐵在  
遼西鐵古夷字也緯書已亡檢史記無作禺鍤者  
唯說文作嶠鍤鍤字見金部云古文鐵从夷从夷  
則可讀為夷不當作鐵其作鐵者蓋後人傳寫之  
誤

九州唯此書略必有精義傳云用功少曰略非也  
按左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  
內何非君土又曰封畛土略又曰侵敗王略略皆

訓界經略猶言經界也王說本此而曾氏尤善林  
少穎稱之

堯典傳云東表之地稱嶠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  
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嶠夷一也正義曰青州在  
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據日所出謂之  
暘谷指其地名即稱嶠夷故云暘谷嶠夷一也然  
不言在何郡縣說文暘山在遼西一曰嶠鍤暘谷  
也既在遼西則冀域而非青域不可以當禹貢之  
嶠夷薛士龍云嶠夷今登州齊乘因以寧海州為  
嶠夷近世皆宗其說余按封禪書秦始皇東遊海  
上祠齊之八神其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

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今文登縣東北一百八十里有成山是也

不夜故城在縣東自古相傳為日出之地謂羲仲之所宅在

此頗近理然文登與萊州接壤禹既略嶧夷不應越萊夷而西治濰淄是則可疑耳且朝鮮更在成

山之東寅賓出日尤為得宜元史天文志言郭守敬為太史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七東極

高麗西至溟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皆古人之所未及按高麗即古朝鮮北極出地三十八度與登州同後世朝鮮為外國測景但可在登州堯時

嶧夷為青域測景自當在朝鮮也元之初起威行塞外諸國罔不臣服故測景窮河源悉聽其所為范史以東夷九

種為嶧夷必有根據杜氏通典亦用其說今從之

通鑑唐高宗顯慶五年命蘇定方伐百濟以新羅王春秋為嶧夷道行軍總管是亦以東夷為嶧夷也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三年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

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地理志云玄菟樂

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貊句驪蠻夷應劭曰玄菟

故真番國樂浪故朝鮮國也後漢書東夷傳云濊

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漢元封三年滅朝

鮮分置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并

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大領巴東沃沮

濊貊悉屬樂浪然則此二郡之地東窮大海皆古

嶧夷也玄菟北與夫餘挹婁連壤故為之封畛使

北國不得南侵樂浪南與三韓分海故為之封畛

使島夷不得北侵而中外之防峻矣

濰淄其道釋文濰音惟本亦作惟又作維淄側其反渭按濰淄漢書作惟淄顏氏云惟字今作維淄字或作淄古今通用也

傳曰濰淄二水復其故道正義曰地理志云濰水出

琅邪箕屋山山見說文班志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

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博昌

縣入海今漢書本林氏曰河濟下流究受之淮下流徐

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

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

省者也蔡氏曰上文言既道禹為之道也此言其道

汜濫既去水循其道也渭按都昌屬北海郡博昌屬

千乘郡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東有箕縣故城益都縣

西南有萊蕪故城博興縣東南有博昌故城萊州府

昌邑縣西有都昌故城皆漢縣也

顧氏日知錄曰濰水出琅邪郡箕屋山在今莒州西書

禹貢濰淄其道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

是也其字或省水作維或省系作淮又或从心作

惟總是一字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箕下作

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貢惟留其

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馬文煒曰漢書王子侯表

北海按北海郡別無淮通鑑梁武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杲

於惟水胡三省注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竝从鳥

隹之隹則一爾後人誤讀為淮沂其人之淮而呼

此水為槐河失之矣按隹字當从隹人之隹

水經注濰水出琅邪箕縣濰山許慎吕忱云濰水出箕屋

山淮南子曰濰水出覆舟

山蓋廣異名也元和志維山在密州莒縣東北八十三里維水所出渭  
按說文維水出琅邪箕屋山謂琅邪郡箕縣之屋山非山名箕屋也

東 北逕其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諸縣故城西城在今諸城縣西南

東北逕東武縣故城西故城漢琅邪郡治也今為諸城縣治元和志維州故堰在諸城縣東北四十六

里蓄以為塘方二十餘里溉水田萬頃 又北逕平昌縣故城東城在今安丘縣南 又北

逕高密縣故城西城在今縣西南元和志維水在高密縣西南去縣四十里韓信與楚將龍且夾維水而陳即此

處 又北逕淳于縣東今安丘縣東北有淳于故城維水在縣東五十里 又北左會

汶水此東汶也出朱虛縣小泰山 北逕平城亭西又東北逕密鄉亭

西應劭曰淳于縣東北有平城亭又四十里有密鄉亭故縣也今昌邑縣南有平城故城東南有密鄉故城 又東北逕下

密縣故城西城在昌邑縣東南與維縣接界維縣本唐北海縣元和志海在北海縣東北一百二十里維水南去縣五十五

里 又東北逕都昌縣故城東晉省都昌入掖縣宋建隆三年始以其地改置昌邑縣 又

東北入于海元和志萊州掖縣海在縣北五十二里 以今輿地言之維水出

莒州東北濰山歷諸城屬青州府 高密屬萊州府 安丘屬青州府 濰

縣至昌邑東北五十里入海也並屬萊州府

說文有留字留字而無淄字淄作留或作留周禮

幽州浸曰留時是也水經注淄水出泰山萊蕪縣

西南原山下世謂之原泉淮南子曰淄水出自飴山蓋山別名也括地志曰淄州淄川縣東北

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傳云禹治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故

謂之淄水齊乘曰淄水出今益都縣岳陽山東麓地名泉河古萊蕪地岳

陽即原山也淄多伏流俗謂上下有十八漏益都新志淄水源曰泉河頭泉在縣西南一百三十里

東北流逕萊蕪谷谷在今益都縣西南元和志淄水西去益都縣五十五里 屈而西北流逕其縣故城南

述征記曰城在萊蕪谷當路咀兩山間道由南北門元和志萊蕪縣故城

在今淄州東南六十里按故城明初割屬益都今在其西南或仍謂在淄川縣界者誤也今萊蕪本漢贏縣唐貞觀元年省入博城 又西北轉

長安四年復以其地置萊蕪縣在泰安州東一百二十里 又西北轉 逕城西又北出山謂之萊蕪口齊乘曰淄水自萊蕪谷又北逕長峪青州舊志自臨淄西

南至古萊蕪有長峪界兩山間踰二百里中通淄河按長峪本名馬陘亦名奔中見春秋傳

東北流逕牛山西

又東逕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口

水出南郊山下謂之天齊淵五

泉並出山即朱山也水在齊入祠中北流注于淄

又北逕其城東

城中有營丘爾雅云水出其前左為營丘也漢齊郡治此

又東逕利縣東

晏謨曰利縣在齊城北五十里齊城即青州府北五十里之臨淄故城也今博興縣東有利縣故城

又東北逕東安平城北

應劭曰博昌縣西南三十里有安平亭故縣也按淄水自利縣東又東北流不

得過博昌之西南今臨淄縣東有安平故城若以為是則當先安平後利縣豈注文偶爾失次邪不然則道元誤引利縣東北當別有東安平城也

又東逕巨淀縣故城西

城在今樂安縣東北

又東北逕廣饒縣

故城南

城亦在樂安東北漢廣饒巨淀二縣屬齊郡後漢省晉復置廣饒劉宋改曰千乘歷代因之金改曰樂安元和志淄水南去千

乘縣二

又東入馬車瀆

瀆水首受巨淀即濁水所注也在今樂安縣東北齊乘云今樂安高家港也縣志云

在縣東五十里清水泊北

亂流東北逕琅槐故城南

應劭曰博昌東北八十里琅槐鄉故縣也今

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琅槐故城是

又東北逕馬井城北與時繩之水合

互受通稱

時水出齊城西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即如水也亦謂之源水因水色黑俗又目之為黑水澠水出營城東世謂之

漢漆水北逕博昌南界入時水自下通謂之澠又東北至廣饒故城北東北入淄水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謂斯水矣繩當作澠齊乘

云時水之源南近淄水詳其地形蓋伏淄所發土人名曰烏河一名磁水亦名如水澠水北流勢極屈曲俗稱九里十八彎

又東北

至皮丘沈入于海

沈疑是坑如馬常坑之類下同

故晏謨伏琛竝言淄

澠之水合于皮丘沈西

元和志壽光縣淄澠二水西自千乘縣界流入去縣四十里

地理

志曰馬車瀆至琅槐入海蓋舉縣言也

謂言琅槐而不言皮丘坑以

今輿地言之淄水出益都縣東南岳陽山歷臨淄

博興樂安至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

並屬青州府元和志渤海在壽

光縣東北一百十里

據琅槐故城在今樂安縣界則淄水入海

不當在壽光然清水泊跨二縣之境必皆漢琅槐

地馬車瀆近海處豈即古之皮丘坑與

元和志千乘縣北有青丘齊景



公畋于青丘即此齊  
乘云今清水泊是也

朱長孺曰淄水地志云入濟水經

獨云入海者馬車瀆以下乃濟水入海處淄水入

海之道與濟水正同非經志互有齟齬也渭按濟

由馬車瀆入海自金皇統中始前此不爾也河渠

書云於齊通淄濟之間故淄得由博昌入濟

地志謂淄入濟水經謂淄入海杜預謂淄入汶鄭

樵以入汶為是今按左傳昭二十六年成人伐齊

師之飲馬於淄者注云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

入汶此淄即柴汶也杜注左傳不誤鄭據以為禹

貢之淄則誤耳

青與兗以濟為界則濟之下流青亦受之但淪濟

之功在治徐時故此州專紀濰淄亦猶徐揚共是

淮而排淮之功治徐時已畢故獨書其久而揚不

復言也敢以補林氏之闕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釋文濱必人反斥徐音尺渭按濱漢  
書作瀕後同斥史記漢書並作瀕

傳曰濱涯也言復其斥鹵正義曰說文鹵鹹地也東

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迴闊地皆斥鹵故云廣

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林氏曰此州之土有二種平

地則色白而性墳至於海濱則彌望皆斥鹵之地斥

者鹹土可煮以為鹽者也金氏曰斥鹵可煮為鹽故

齊有魚鹽之利今登州千里長沙是其地

管子曰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渠展今不

知所在水經注云平度縣有土山膠水北歷土山  
齊注于海海南土山以北悉鹽坑相承修煮不輟平  
度漢屬東萊郡故城在今掖縣東北自此以西歷  
昌邑濰縣壽光樂安其北境濱海之地疑即是古  
之渠展爾雅十藪齊有海隅郭璞以海濱廣斥當  
齊語桓公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譏而不  
征以為諸侯利韋昭曰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東  
萊齊東萊夷也漢置東萊郡今為萊州登州二府地取魚鹽者不征稅所  
以利諸侯致遠物也由是觀之則東萊出鹽最多  
鄭康成周禮注云東西曰廣古曠切南北曰輪禮記

注云橫量曰廣從量曰輪廣者東西之地形也今

登萊二府東西長八九百里三面濱海皆可以煮

鹽海濱廣斥蓋謂此也金說良是管子注云渠展地名泔水入海之處

冀兗皆濱勃海今靜海縣東有鹹水沽即古豆子

甌地斥鹵數十里鹽山縣東有鹹土周百五十里

長蘆鹽利出此者十之五六皆兗域也而經不書

徐揚皆濱大海自吳淠煮鹽以富其國會稽於是

乎有鹽官唐以後淮浙之鹽甲於天下二州鹹土

更多而經亦不書獨於此書海濱廣斥何也蓋他

州鹹土唯沿邊一帶冀兗徐各數百里揚據禹迹

之所及亦止千餘里而東萊之地斗入大海中長

八九百里以三面計之鹹土不下二千里是一州而兼數州之斥地形卓詭故特書之昔太公以齊地負海為鹵少五穀迺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桓公管仲復脩其業通魚鹽之利於東萊及靈公滅萊而有其地為利益博故晏子曰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言陳氏厚施通東萊之利於國中也檢漢志北海郡唯都昌壽光有鹽官而東萊郡則曲成東牟愜音堅昌陽當利五縣竝有鹽官則萊夷之產倍於齊國又可知已齊之所出不足以給諸侯故弛禁而通萊夷之產以濟之齊資萊萊無藉於齊愚故以為廣斥在東萊也

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謂使萊夷之產得售於齊而輸之遠方不然

則何以言利諸侯邪此古人倒裝文法慎勿錯解

抑又思之人性不能食淡艱鮮

已奏則鹽亦食之最急者故禹既制貢以給國家之用而又懋遷有無使四方之人各得其所欲青之廣斥所以利民者甚大又安得而不書傳意謂經志土復其性審爾則濱海之州皆然何獨書於青茅氏匯疏云以鹽利早開故特標土質為貢鹽張本庶幾得之

樂安縣志云海濱廣斥謂如今高家港以往其地都無所生婦人有白首而不識五稼歲時盤薦唯魚飧耳知府朱鑑詩曰海若生潮成碧浪天如不雨盡黃塵可堪二月無花柳踏遍孤邨不見春渭

按斥鹵之地五穀不生大率類此高家港即古馬車瀆在縣東北五十里謂此亦齊之渠展則可若以為青之廣斥盡於此則非也

斥鹵對言則東方為斥西方為鹵單舉則斥亦鹵也故鄭康成云斥謂地鹹鹵史漢竝作廣瀉廣韻云瀉鹹土周禮草人鹹瀉疏云逆水之處水寫去其地為鹹鹵通作鳥溝洫志民歌史起曰終古鳥鹵兮生稻梁注云鳥即斥鹵呂氏春秋鳥作斥蓋古字斥與瀉鳥通也黃氏日抄曰案管子斥者薪芻所生之地鹵乃鹹地於斥不相干今嘉興府瀕海人呼產蘆之地為斥塹滑按海濱鹹土不生他

物唯蘆生之可充薪芻以給煮鹽之用取之甚便故曰斥者薪芻所生之地未見斥之非鹵也嘉興之斥塹亦即鹽場先儒之義殆不可易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傳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釋文鹽餘占反絺勅其反

傳曰絺細葛錯雜非一種林氏曰鹽即廣斥之地所生海物水族之可食者蔡氏元度曰貢物不以精麤為敘而以多少為敘青州鹽居多故敘於先也他倣此吳氏曰海物水族排蜃羅池之類渭按海中之物詭類殊形非止江河鱗介之族故謂之錯

史記貨殖傳云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宋史食  
貨志云鹽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

鹽鹽也

鹽鹽周禮作苦鹽苦讀曰鹽說文臨河東鹽池以鹽省古聲

鬻

古煮字

海鬻井鬻

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按今解州鹽池

密邇帝都其所出豈不足以給甸服千里之食而

必有藉於青者蓋洪水之後土性未復不能凝結

成鹽故耳水經注云河東鹽池出石鹽自然印成

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唯水暴雨澍甘潦奔洑則鹽

池用耗洪水之為害於鹽也明矣舜作五弦之琴

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

兮說者謂池遇南風則結鹽多故曰可以阜財蓋

鹽鹽未幾即興也然周官鹽人之文諸鹽用各有

所宜則後此鹽鹽雖興青之貢恐亦終不可廢耳

詩為絺為綌之無鞞傳云精曰絺麤曰綌周官

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蓋取諸畿內此經

為邦國之貢故獻其布之精者內外事不同也曲

禮為天子削瓜者副

普通反

之中以絺則絺又可用作

巾矣禹時青豫既貢絺揚之島夷又貢卉服先儒

以為即葛越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

是也後世專以出南土者為佳攷杜氏通典貢蕉

葛者凡十餘郡皆南土也唯臨淄貢絲葛十五疋

猶有禹貢之餘制焉

周禮醢人饋食之豆有羸

古螺字

醢羸

音排

醢蜃

音蜃

又鼈人祭祀共蠃羸蜃以授醢人故林氏以海物

為羸蠃蜃之類然蜃乃蚘蜃子非水族也鄭康

成庖人注云青州之蟹胥後漢伏隆傳張步遣使

獻鮓音魚斯實經之海物矣

又按本草烏賊海鵝牡蠣馬刀魁蛤文蛤車螯東海中皆有之

馬刀即蠃魁蛤即蚘也

禮王者大饗有四海九州之美味禹菲

飲食而致孝子鬼神故此等亦令貢之非以奉上

之口腹也青距帝都不過二千餘里而又獻薨

古老

反不獻羸

悉然反

則於民固無害矣後世海物莫盛

於嶺海而海岱則微如郭璞江賦所言王珣海月

三蛟虾江洪蚶石蚌蟹蟻之類皆嶺海產也遠方

馳貢煩擾疲費唐元和中孔戣奏罷明州歲貢淡

菜蚶蛤之屬長慶中復貢元稹觀察浙東又奏罷

之明州且以為苦况粵閩乎以是知禹貢海物唯

青有之而不及徐揚其為斯民慮也蓋詳

惟錯有別解林少穎云先儒謂海物錯雜非一種

此說不然夫既謂之海物而不指其名則固非一

種矣何須更言惟錯竊謂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

木文勢正同錯別是一物如豫州之磬錯也吳幼

清云惟或在句中猶言與及暨也或在句端猶如

越如若也錯石可磨礪者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

為錯涓按此錯果為石則荆何必又貢礪砥惟字

在句中亦不盡如吳氏訓海岱惟青州豈可謂與

青州暨青州邪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釋文畎工犬反徐本作畎谷枲思似反鉛寅專反字从台台音以選反怪如字

傳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故言畎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枲麻也鉛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陸氏德明曰怪石碻碻之屬王氏曰黑錫曰鉛林氏曰凡貢不言其所出之地者一州所出皆可貢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產為良也又曰怪石之貢誠為可疑竊意當時

制禮作樂資以為器用之飾有必不可闕者非貢無

益之物以充玩好也程氏大昌曰質狀色澤似石而

非石故命為怪非抑之也所以高之也古者用玉比

後世特多其勢不得不以似玉者充之玫瑰琇瑋之

類是已蓋貢怪石以足用非如今靈璧太湖之石嵌

空玲瓏可為戲玩者也

按尹文子云魏田父得玉以告鄰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怪石似玉故可以相誑

益稷濬畎澮距川傳曰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曰畎

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正義曰匠人為

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

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

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

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  
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惟言畎  
澮者舉大小而略其餘也與此釋岱畎不同渭按  
二義不可偏廢山勢已盡平原曠野之鄉可以備  
五者之制自當依匠人說若在山中崎嶇偏側安  
所得成同之地而為之自當依釋水說蓋谷是澗  
壑之流直出山中以注谿即禹所謂畎谿則谷口  
橫截一道受澗壑諸水以注川即禹所謂澮也匠  
人之溝洫乃人為之谿谷天成不必五者俱備秩  
然整齊

周禮太宰九職其一曰嬪婦化治絲枲又有典絲

典枲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之於外內  
工賈疏云按喪服傳牡麻者枲麻也則枲是雄麻  
對苴是麻之有蕢實者桓寬鹽鐵論曰古者庶人  
耆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是  
枲賤於絲也兗豫通州之絲皆可貢青所出不盡  
美故繫之以岱畎

說文鉛青金也本草鉛一名黑錫今泰山之下不  
聞有鉛蘇頌曰鉛生蜀郡平澤今有銀坑處皆有  
之蓋礦利漸開不必以岱畎為良遂隱而不傳矣  
鉛不知其所用案胡粉黃丹皆化鉛為之土宿真  
言本草云鉛乃五金之祖變化最多一變而成胡



粉再變而成黃丹是也胡粉一名白粉黃丹一名朱粉可以代丹堊故貢其材使煉治之以給繪畫塗飾之用也

魯頌閼宮之卒章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烏路寢孔碩徂徠山在今泰安州東南四十里實岱之支峰特異其名耳水經注云徂徠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父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見第二十四卷昔秦始皇登泰山避風雨於松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岱畎之多松明矣齊魯以岱分界徂徠在南與新甫俱為徐域故其材魯得用之也

金吉甫云怪石如今萊之溫石可為器今青州黑山紅絲石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如山峰如雲霞如花卉即古怪石也淄川梓桐山石門澗石色若青金紋如銅屑理極細密亦奇石但不如紅絲石之堅凡此諸品皆可為器用今取以為硯登州府志云怪石出萊陽縣五龍山色類崑山石而文理過之渭按經之怪石本出岱畎青萊登之地去岱絕遠泛引無當也名醫別錄言白紫石英皆生太山山谷白石英大如指長二三寸六面如削白澈有光長五六寸者彌佳寇宗奭曰紫石英明徹如水精但色紫而不勻李時珍曰太平御覽

云自大峴至太山皆有紫石英太山所出甚瓌瑋  
斯二英者其經之所謂怪石乎英通作瑛說文瑛  
玉光也徐鍇曰案符瑞圖玉瑛仁寶不斲自成光  
若白華漢文帝時渭陽玉瑛見今白石紫石瑛皆  
石之似玉有光瑩者由是觀之二英之可代玉益  
信矣

詩齊風尚之以瓊英傳云石似玉亦可證石英之義

但近世器服之飾此石罕

用人唯知為藥物故言怪石者不復以二英當之

耳

魏文帝黃初元年取白石石英紫石英及五色大石起景陽山於芳林園此則與結瑤構瓊無別非大禹作貢之意也

萊夷作牧

釋文萊音來牧徐音目一音茂

顏氏曰萊夷萊山之夷也林氏曰史記齊世家太公東就國萊夷來伐與之爭營丘左傳夾谷之會萊人

欲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萊之為夷無疑矣先儒但以為地名非也吳氏曰作謂耕作牧謂放牧夷人以耕牧為業也渭按今萊州登州二府皆禹貢萊夷之地其成功獨後故書作牧於賦貢之下與冀之恒衛大陸同一變例

元和志云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春秋傳齊侯滅萊杜注今東萊黃縣是也萊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封禪書齊之八祠六曰月主祠萊山此萊國之所都也今高密縣在膠州西北五十五里縣治即夷安故城古夷維邑水經注膠水北過夷安縣東應劭曰故萊夷邑太史公曰

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西去濰水四十里然則高密亦萊地其境越膠水而西去濰水不遠矣即墨在州東而為齊邑蓋滅萊後始有其地耳然春秋時又有夷介二國與萊錯壤而居夷在即墨縣西介在膠州之南隱元年紀人伐夷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是也喁夷既略便當治萊夷而禹不然者蓋以其水入海路近為患不深而濰淄內地宜先治之此成功所以獨後也

孔傳云萊夷地名可以放牧說者皆因之以作牧為一事唯吳幼清不然今按萊夷之地三面瀕海皆為斥鹵五穀不生中間又有萊膠勞成羽金與

之罘文登不其距艾等山及獫狁澤

元和志云澤在萊州昌陽縣西北四

十里今為登州府萊陽縣地也

其可耕者無幾齊地負海瀉鹵少五穀

况萊夷乎耕田不足以自給故必兼畜牧而後可以厚其生經所以言作又言牧也若從舊解則作字頗贅且經凡書作皆謂耕作此不當獨異故改從吳氏金吉甫曰萊夷地宜畜牧取其畜以供此臆說也禹貢周官未有以畜貢者唯周書王會篇言外國所獻有紈牛露犬之類蓋非常畜不可據以釋此經

厥篚檠絲

釋文檠烏簞反渭按檠史記作禽蓋從古文本也

傳曰檠桑蠶絲中琴瑟弦正義曰釋木云檠桑山桑

郭璞曰柘屬也。檠絲是蠶食檠桑所得絲。鞞中琴瑟弦也。枚乘七發之言琴曰野繭之絲以為絃。蘇氏曰檠桑出東萊以織繒。堅鞞異常。東萊人謂之山繭。渭按絲不入筐而檠絲入筐。蓋貴重之。諸筐皆織成之物。而此獨以絲蓋。或弦或繒。聽其所為也。

蘇氏云檠絲出東萊。萊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筐在其後亦不言。獨萊夷貢之也。登州府志云檠絲出棲霞縣文登招遠等縣。亦有之。其繭生山桑。不浴不飼。居民取之製為紬。久而不敝。斯所謂出東萊。堅鞞異常者也。今青州濟南兗州等處皆有繭。紬其蠶乃人放椿樹上食葉。作繭絲不甚堅鞞。嘗

詢諸土人。野蠶食山桑葉。作繭高巖之上。樵者往往得之。不過數枚。欲製為紬。須廣收積多。乃成一匹。所出至少。官長欲市取。亦無從得也。蓋必此種而後可以當禹貢之檠絲。古今事變不同。以今之徧地皆有。而疑古之獨出於東萊也。亦過矣。

劉原父曰青徐揚三筐皆三夷之貢也。孫徵取之。今按揚之貝錦果出島夷。則下文厥包橘柚。豈亦島夷貢之乎。其不可通也明矣。檠絲雖出萊夷。他國可市取以貢。亦猶藍田出玉而貢。璆琳者非獨藍田在其境內者也。說見雍州。

困學紀聞曰地理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

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臨淄有服官墨子曰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齊俗之侈蓋自景公始渭按漢世齊有三服官春獻冠幘緹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又有冰綺方空孔音穀吹綸絮之目齊俗之工於織作如此然自春秋以前皆未嘗有也故青州貢絺筐縠絲而已矣豫貢絺紵揚筐貝錦舜觀古人之象以作繡四者自唐虞有之而墨子以為亂君之所造不亦諄乎蓋一意尚儉譏齊俗之侈而不自覺其言之過耳

浮于汶達于濟

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蔡氏曰不言達河者因於兗也渭按此經蒙兗之文曰達于濟則由漂以入河可知矣其東北境徑浮濟不必從汶也

水經注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

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六十許

里從征記曰汶水出縣西南流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數百里水隍多行石澗中按原山在今萊蕪縣東北七十里東接益都西接章丘北接淄川縣界高聳出羣山之上亦名馬耳山魏收志瀛縣有馬耳山汶水出是馬耳即原山矣今又名岳陽山

故城南

城在今萊蕪縣西北

又東南逕奉高縣北

今泰安州東有奉高廢縣

屈從

縣西南流與一水合俗謂之牟汶

水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俗謂之胡盧堆西南

逕奉高縣故城而西南流注于汶今萊蕪縣東有牟縣故城牟汶水在縣南門外西流至泰安州東入汶

又南右合北

汶 水出分水谿東南流逕泰山東合天門下谿水又東南流逕南明堂下昔漢武令奉高作明堂引水為辟雍世謂之石汶又左入于汶水今泰安州南有泮水出泰山分水嶺考其源流蓋即北汶也 又西南逕徂徠山西山在州東南四十里又

南逕博縣故城東城在州東南漢置唐改曰乾封又西南逕龍鄉故城

南又西南逕亭亭山山在州南五十里又南左會淄水世謂

之柴汶水出泰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菟裘城北又逕梁父故城南又西南逕柴縣故城北又逕成邑北春秋齊師圍成成人伐齊飲馬於斯水者也淄水又西逕陽關城南西流注于汶水今按州南有廢柴縣梁父故城西南有陽關城柴汶水在州東三十五里俗名司馬河又

南逕鉅平縣故城東城在州西南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

北又西逕汶陽縣故城北城在今寧陽縣東北又西泲水出焉

呂忱曰泲水出東平上承汶水於岡縣西闡亭東爾雅汶別為闡其猶洛之有波矣泲水西南流逕乘丘縣故城東又東南注于洙水按乘丘故城在今滋陽縣西北又西逕蛇丘縣南今肥城縣南有蛇丘故城本魯蛇淵圍漢置縣又西南

逕岡縣北縣本魯闡邑在今寧陽縣境又西南逕東平章縣南今東平州東有

章縣故城 又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城在今汶上縣東北四十里又西南

逕壽張縣北壽張本壽良後漢光武更名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

今州西南十里安民亭山鎮即故安民亭汶水自桃鄉四分當其派別之處謂

之四汶口即今戴村壩地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縣之

郈鄉城南又西南逕東平陸故城北又西逕危山

南世謂之龍山又西合為一水西南入茂都澱即今南旺湖次一

汶西逕郈亭北又西至壽張故城東遂為澤渚其

右一汶西流逕無鹽縣故城城在今東平州東又西逕洽鄉

城南又西南逕壽張縣故城北城在州西南又西入于濟

以今輿地言之汶水自萊蕪歷泰安肥城寧陽至

東平入濟合流以注于海此禹迹也迨元人引汶

絕濟為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水盡出南旺以資運而安山入濟之故道填淤久矣

元和志乾封縣界有五汶源別而流同五汶者曰北汶羸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

四汶口乃下流岐分處不在五汶之數

按酈注無羸汶羸汶在今萊蕪縣南三十里源出宮山之陰流合牟汶宮山者新甫之別名也山在新泰縣西北泮水源出泰山分水嶺即北汶州志謂之塹汶在今泰安州南五汶之外有小汶在州東南七十里源出宮山流逕徂徠山南又西入汶水所謂大汶口也羸汶流合牟汶故酈注不言五汶以小易羸斯為當矣又有水出萊蕪縣寨子村

流合牟汶者近志指為浯汶據漢志琅邪靈門縣

有高梁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說文云水出靈門

山世謂之浯汶

浯水合東汶入濰故有此名

在今莒州界與萊蕪無

涉志妄言耳東汶出朱虛縣小泰山北流至淳于

縣入濰在今臨朐安丘界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西

流入濟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是即入濰

之東汶言入濟者淮南之誤也

曾彥和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

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渭按

原山北接淄川延袤跨青徐之境汶雖徐水其導

源處猶為青域故青之貢道書浮于汶云

禹貢錐指卷第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山, 水, 出, 東, 北, 入, 輪, 文, 水, 出, 靈, 門, 線, 合, 平, 文, 春, 並, 志, 許, 無, 惡, 文, 對, 志, 東, 取, 取, 靈, 門, 線]*

禹貢錐指卷第五

德清胡渭學

海岱及淮惟徐州

傳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  
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  
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  
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渭按地理  
志桐柏大復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東南  
至淮陵入海陵當作陰字之誤也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詳  
見導淮徐西不言所至然爾雅云濟東曰徐州則知  
其西亦距濟而經不言者鄭漁仲云岱山之陽濟東  
為徐岱山以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愚



謂此蒙充濟河之文猶夫青耳非為其不足以辨而略之也

爾雅濟東曰徐州郭注云自濟東至海似為禹貢徐州之舊域然堯時揚州之境跨江北至淮而爾雅云江南曰揚州蓋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則大矣周禮正東曰青州禹貢徐州之山水皆在焉蓋以徐為青青地太半入幽而徐之西則又入于兗云呂氏春秋泗上曰徐州鄭漁仲釋之曰泗水出陪尾山至下邳入淮源委皆在徐州非若淮之與揚共濟之與兗共也故不韋亦得以為說焉

徐州有古大庭少皞之虛

左傳梓慎登大庭氏之庫注云大庭古國名在魯城內或曰大庭即

炎帝也劉楨魯都賦云戢武器于有炎之庫

有緡大彭奄邳之封皆在焉春秋

時可考者魯滕茅薛徐邾莒蕭邾遂任宿須句顓

臾鄆鄆陽鄆邾

後為小邾

向極牟鑄鄆邾偃陽根牟鍾

吾甲父凡二十九國戰國時屬魯而宋齊楚亦兼

得其地秦并天下置泗水琅邪

西境是

薛郡漢改置

東海郡復以其地為徐州

領郡四

後漢魏晉並因之

魏晉領郡國七

唐為河南道之彭城

徐州

臨淮

泗

魯郡

兗東海

琅邪

沂

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唯魯郡乾封萊蕪

之北境當往屬青其當來屬者兗域東平之須昌

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境濟陽平陰之南境青城

高密之莒縣及諸城之南境是也以今輿地言之  
江南徐州及鳳陽府之懷遠五河虹縣泗州宿州  
靈璧淮安府之桃源清河安東邳州宿遷睢寧海  
州贛榆山東兗州府則滋陽曲阜寧陽鄒縣泗水  
滕縣嶧縣金鄉魚臺濟寧嘉祥鉅野東平汶上沂  
州郟城費縣及平陰之南境濟南府則新泰及泰  
安萊蕪之南境青州府則蒙陰沂水莒州日照及  
諸城之南境皆古徐州域也

海自江南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為淮水入海之口  
其北岸則安東縣也是為徐域海自縣東而北歷  
海州東中有鬱林山

亦名鬱洲北齊置東海縣元和志云本漢  
贛榆縣地俗謂之鬱州亦謂之田橫島又

北歷贛榆縣東又東北歷山東日照縣東又東北  
歷諸城縣東至琅邪臺過此則為青域矣

徐北至岱岱之西南為東平其南為泰安所謂汶  
陽之田者也東南為萊蕪新泰沂州莒州諸城皆  
以長城故陟與青分界詳見青州

淮水今自鳳陽府壽州界

州在淮南

東流經懷遠五河

泗州南又東北經淮安府清河縣南與黃河合又  
東經安東縣南而東北入于海中流與揚分界故  
曰南及淮也

岱濟之間與充分界蓋在東平汶上鉅野之西濟  
淮之間與豫分界蓋在金鄉碭山宿州懷遠之西

淮沂其乂

釋文沂魚依反

傳曰二水已治正義曰又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渭按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其故城在今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詳見導淮蓋縣故城在今青州府沂水縣西北淮納沂不決淮距海則沂無所歸故必先淮而後沂也

曾彥和云淮出豫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為害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此說非也徐揚

共是淮而揚地較卑豈獨能無患蓋當時淮患孔急不可須臾待故禹在徐即令揚屬役與徐協力治之揚所以不復言治淮也

水經注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

鄭玄云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水有二源南源世謂

之柞泉北水俗謂之魚窮泉俱東南流合成一川齊乘曰鄭康成云沂水出沂山按今蒙陰縣東北地名南河川小阜之下有曰狗泉此沂源也東南逕馬頭固山有泉東流與之合北望沂山五十里殊無別源疑沂山水源古流今竭耳明萬曆中傅履重著水利論曰沂源出蒙陰魯艾諸山皆涓滴細流自石罅中出經數十里近縣稍大而河形散漫不可灌溉渭按東鎮沂山在今青州府沂水縣北一百十里接臨胸縣界寰宇記云即東泰山也無沂源又雕崖山在縣西北一百七十里南接蒙陰縣界去縣治一百三十里沂水於此發源是謂狗泉蓋即康成所謂沂山也黃子鴻云周禮青州鎮曰沂山鄭康成謂沂水所出今沂水實出雕崖山北去東泰山尚五十餘里則古沂山當即指此隋唐時始移沂山之名於東泰山而祀之以為東鎮其實二山不可混也子鴻此言甚覈臨樂艾山雕崖疑即沂山支阜之異名山跨蒙沂二縣之境故縣志各載為沂源耳齊乘所謂狗泉者即北源之魚窮泉其出馬頭固山者即南源之柞泉也

又東逕蓋縣故城南

齊乘曰沂水過馬頭

固南流逕蓋縣故城按又東逕浮來山浮來之水注之春秋顏師古云蓋讀如本字

及莒人盟于浮來即此地又南逕爆山西山有二峰相去一里雙巒齊秀員峙若一又西南逕東

莞縣故城西城即今沂水縣治其北有故鄆城與小沂水合水出黃孤山西南流逕其城北西南

注于又南逕東安縣故城東而南合時密水水出時密山莒人歸共仲

于魯及密而死是也東安故城在沂水縣西南又南合桑泉水水北出五女山東南流合巨圍水堂阜水叟崗水廬川水

及蒙陰二水入沂又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城在沂水縣西南又南與

蒙山水合水出蒙山之陰又南逕中丘城西春秋城中丘即此又南逕

臨沂縣故城東城在今沂州北治水注之治本作洛今據漢志改正俗謂之小

沂水治水出泰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地理志曰冠石山治水所出應劭云武水出焉蓋水異名也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顛史城北又東

南逕費縣故城南又東南逕祊城南又東南注于沂齊乘曰沂水自諸葛城又南逕王祥墓孝感水入焉又南至沂州城東小沂水西南入焉又南

分流入三十六穴湖東通流水宋慶曆間沂州修城碑云大小二沂環流外轉而小沂尤湍於西北平日波如簞紋清淺可愛及山雨水至如百萬

陳馬摩壘而來謂此水也明知州何格議曰治沂有二難一隘於石溝一隘於廟山自石溝以上有坊口通長溝溫泉入洙之故道廟山以下有馬

兒灣通五丈溝蘆塘諸湖入邳之故道實又沂之故跡也坊口既塞每遇淫雨石溝以上不得由長溝入洙決汊口而橫流沂水之東南鄉州北之

孝感鄉此長溝不可不開以殺石溝之溢者也沂水自入州境合治浚洪祊諸水并趨廟山河流既盛山麓亢隘反趨馬兒灣入五丈溝又過邳之

馬頭以出宿遷而州之擅湖利者謀塞馬兒灣水合出於廟山下無所分洩泛濫逆行上自費之朱紀等口十二處州境之白龍等口二十九處屢

見衝決近河鄉郭轉為沮洳而邳之港口馬頭等十七處又下於沂費者墊溺滋甚此馬兒灣不可不開以疏廟山之隘者也渭按費縣故城在今

費縣西北二十里治水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縣故邳國春秋

逕其南土人謂之浚河又東逕襄賁縣東今沂州西南有襄賁故城賁音肥又

哀公三年城啓陽即此故城在沂州北又東逕襄賁縣東今沂州西南有襄賁故城賁音肥又

屈從縣西南流又屈南逕邳縣西縣故邳國今邳城縣西南有邳縣故城西南去

邳州治百五十里又南逕良城縣南左傳昭十三年晉侯會吳子于良即此地今邳州北有良成故城

又南逕下邳縣北今邳州東三十里有下邳故城分為二水一水於城

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

小沂水 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為圮張子房遇黃石公于圮上即此邳州志云沂河舊在州西一里今其道為黃流淤塞水自邳城入運

河以今輿地言之沂水出沂水縣 屬青州府 歷沂州邳

城 並屬充州府 至邳州合泗水又東南至清河縣入淮 邳州清河

並屬淮安府 導淮云東會于泗沂是也此經沂與淮並

書而不及泗者蓋泗之上流不為患至合沂而始

大沂則自下邳以上為患已深 觀齊乘及何格之言可見 故禹特

治之經所以言沂不言泗也

蔡傳引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

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

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

出於泰山也按水經注出尼丘之沂水流逕魯縣

故城南北對稷門稷門一名高門亦曰雩門水即

曾點所浴也西入泗水與經文之沂無涉水經注

有小沂水者三曾僅舉其一沂水出泰山郡之蓋

縣今但云出於泰山非也疑脫蓋縣二字

蒙羽其藝 釋文藝魚世反渭按藝漢書作莪

傳曰二山已可種藝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

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菽

故藝為種也渭按此濬畎澮距川之事非淮沂又而

二山遂可藝也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有蒙陰故

城江南淮安府贛榆縣南有祝其故城皆漢縣也方

耕曰作既種曰藝

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詩魯  
頌奄有龜蒙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昔者先  
王以為東蒙主邢昺疏云山在魯東故曰東蒙也  
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顓臾國在山下後魏志新  
泰縣有蒙山宋省蒙陰後魏以其地改置新泰縣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  
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元和志蒙山  
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  
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為二山也  
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  
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羽論語之東蒙  
正此蒙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

蒙山蒙山為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故今定正  
之邑人公鼎論曰蒙山高峰數處俗以在東者為  
東蒙中央者為雲蒙在西者為龜蒙其實一山龜  
山自在新泰其北有沃壤所謂龜陰之田亦非即  
龜蒙峰也參之以邢疏東蒙即蒙山非有二山明  
矣

漢志祝其縣南有羽山杜預左傳注亦云在祝其  
縣西南縣之故城在今贛榆縣界而隋志胸山縣  
有羽山元和志云羽山在胸山縣西北一百里又  
云在臨沂縣東南一百十里與胸山縣分界胸山  
今海州臨沂今沂州也近志郟城縣東北亦有羽

山接贛榆界齊乘云羽山舊在朐山縣東北九十里今屬沂州在東南百二十里時郟城未復故在州境也諸說不同要之此山在沂州之東南海州之西北贛榆之西南郟城之東北實一山跨四州縣之境也明一統志云在贛榆縣西北八十里則誤矣說者皆以此山爲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即左傳所云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者也愚謂此地太近非荒服放流之宅孔安國舜典傳云羽山東裔在海中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寰宇記云在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之地而名此與孔傳謂在海中者合當

從之齊乘九目山東北二十里有龍山又北即羽山蓬萊新志云在縣東南三十里禹貢之羽在徐域舜典之羽在青域不可以無辨

蘇傳云二水旣治則二山可治後儒皆遵其說今

按蒙山南去淮水約五百餘里羽山亦幾三百里淮之橫溢不到二山及其旣又二山亦未必悉治唯沂水歷蒙羽之間利害頗切然二山仍自有畎澮之水當濬之以距川者亦非但治沂而已也

淮不又則沂不可得而治沂不又則蒙羽不可得而治然淮沂旣又而二山畎澮距川之處施功正不少也沂水介於二山之間其西爲蒙山蒙山水

蒙陰二水皆出焉又有治水桑泉水堂阜水叟崗

水並歷蒙陰縣界中東南注于沂此蒙山畎澮之

流章章可考者也其東為羽山有沭游二水並山

而行畎澮之水皆入焉沭自北而南合泗以入淮

游分淮而北會沭以入海沂東通沭沭東通游苞

絡灌注縣地數百里按沭水漢志作術水出琅邪

東莞縣南至下邳入泗行七百一十里今沂水縣治即東莞故城臨

淮淮浦縣有游水北入海今安東縣西有淮浦故城水經注云沭水

出東莞縣大弁山與小太山連麓而異名也元和志云沭水

谷名東南逕其縣東又南逕陽都縣東沂水縣西南有陽都故城齊乘

連水又南逕即丘縣故春秋之祝丘

曰水出沂山東麓傅履重水利論曰沭水汎濫奔潰淤沙彌望竭力修築隨復淤塞

桓公五年城祝丘是也今沂州東北有即丘故城齊乘曰沭水自莒州又

南溫泉水西來入焉又東南經倉山馬嶺羽山由吾羣山聯絡沭東沂西

交山而行山峽之間有山口池者俗云禹鑿沂水由三十六穴湖貫北峽

口與沭相通按今莒州東有沭水自沂水縣流入至州南折而西南逕沂

州東又南入郯城縣界蓋即丘故城雖在沂州境而莒州亦得其縣地故也又南逕厚丘縣今沭陽縣北有厚丘

故城分為二瀆齊乘曰沭水自厚丘縣分一南逕建陵縣故

城東故城在沭陽縣西北一百五里建陵山下至下邳入泗下邳故城在今邳州東三十里有直河入泗即古沭

也其左瀆東南逕司吾城東今宿遷縣北有司吾故城又東南歷相

口中城東南至胸縣入游注海也今海州南有胸縣故城又云淮

水於淮浦縣枝分北為游水歷胸縣與沭合逕胸

山西山在海州南四里又北逕利城縣故城東寰宇記云故利城在贛榆縣西六十

里又北歷羽山西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左傳祝其實又左逕即丘縣故城西又



東北逕贛榆縣北又東北逕紀鄆故城南左傳昭十九年齊伐莒莒

子奔紀鄆杜預曰紀鄆地二名贛榆縣東北有故紀城寰宇記云在縣東北七十五里平地近海也又東北入海爾

雅曰淮別為澣游水亦枝稱者也以今輿地言之

泲水出沂水縣歷莒州沂州郟城至泲陽縣西北

分為二水其一南至邳州入泗即齊乘所謂南漣

水也其一為左瀆北至海州與安東之游水合自

下游泲通稱又北至贛榆入海即齊乘所謂北漣

水也說者皆云淮沂既治則蒙羽可藝而不知禹

更有施功之處羽山尤不明白故泲游二水特詳

著之

茅氏匯疏曰山之可藝者衆矣而獨舉徐之蒙羽

與梁之岷嶓以例餘州岷嶓江漢所出其山高大

蒙羽非其匹也意其壤地沃饒亦略有同者與經

言徐田上中齊乘云沂州東南芙蓉山下有湖漑

田數千頃香稷畝鍾古稱琅邪之稻元和志承縣

界有陂十三所漢承縣屬東海郡承音證今沂嶧二州元沂

臨沂縣嶧州治嶧縣仰泲承二水漑田青徐水利莫與為匹皆

十三陂之遺跡齊乘又云東泲河出沂州西北之其山南流至下莊站東分一枝入芙蓉湖西泲河出嶧州東北抱

嶺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泲合又有魚溝水出浮丘山亦合於比故名二合南貫四湖又南合武河入泗謂之泲口淮泗舟楫通焉則蒙

羽為沃壤可知渭按嶧近蒙沂近羽然齊乘所言

諸水皆在蒙山之野去羽山尚遠羽之側近則唯

泲游為大橫流之後水道填淤大川已治而畎澮

之水不得所歸則良田長為汙萊矣此蒙羽之間所以必勤荒度也所治者衆大小諸水役均功敵不可偏舉一二故言山以包之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釋文豬張魚反劉東胡反底之履反渭按野漢書作楸史記作都後同酈道元云水澤所聚謂之

都亦曰豬

傳曰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正義曰地理志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檀弓曰汚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為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蔡氏曰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在濟東故也漢東平國景帝亦名濟東國益知大野

東原所以志濟也渭按今山東兗州府鉅野縣西有

鉅野故城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

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是也

何語見水經濟水注

漢東平國治

無鹽縣其故城在今東平州東東原乃汶濟之下流禹陂大野使水得所停而下流之患以紓又濬東原之畎澮注之汶濟然後其地致平可以耕作也

周禮兗州澤藪曰大野夏元肅云大野在徐之西

兗之東周無徐州故以屬兗爾雅十藪魯有大野

左傳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獲麟杜注云在高平

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秦漢之際稱鉅野澤史記

彭越漁於鉅野澤中後又稱巨澤水經注濟水東

北出巨澤是皆大野矣元和志云大野澤在鉅野  
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近志云鉅野  
澤在縣城北按鉅野故城在今縣之西而何承天  
云舊縣故城皆在澤中則澤必不起自今縣之東  
北可知也蓋此地屢遭河患漢元光三年河決濮  
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後二十餘年始塞自是之  
後五代晉開運初宋咸平三年天禧三年熙寧十  
年金明昌五年河皆決入鉅野溢於淮泗或由北  
清河入海自漢以來衝決填淤凡四五度高下易  
形久已非禹迹之舊逮元至正四年河又決入此  
地鉅野嘉祥汶上任城等縣皆罹水患及河南徙

澤遂涸為平陸而畔岸不可復識矣

吳幼清曰大野澤俗稱梁山灤于欽齊乘亦云澤  
即梁山泊也梁山在壽張縣東南七十里東平州

西南五十里東接汶上縣界

史記梁孝王嘗北獵良山漢書作梁山服虔曰在壽張縣南括

地志云在壽張縣西南二十五里此汶水西南流與濟水會

於山之東北迴合而成灤志云大野澤之下流也

水常匯於此金時河益南徙梁山灤漸淤今按水

經注濟水自乘氏縣西分為二一水東南流一水

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是為濟瀆又北右合洪水

又東北逕壽張縣西

此亦漢縣非今壽張縣治王陵店者也

安民亭南汶水

從東北來注之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水東即

無鹽縣界濟水又東北逕梁山東袁宏北征賦曰  
背梁山截汶波即此處也梁山跨東平壽張之境  
而汶濟會於其東北匯成此樂志以為大野澤之  
下流下流二字視吳于獨有分判

王明逸謂大野即南旺湖按湖在汶上縣西南三  
十五里會通河之西岸志云湖即鉅野澤之東偏  
縈迴百五十餘里宋時與梁山樂合而為一圍三  
百餘里亦曰張澤樂熙寧十年河道南徙會于梁  
山張澤樂是也明永樂九年開會通河遂畫為二  
隄漕渠貫其中渠之東岸有蜀山湖謂之南旺東  
湖周六十五里中央有蜀山隄北有馬踏湖亦謂

之南旺北湖周三十四里有奇南旺地特高號為  
水脊賴有閘以節其流去閘則南北分瀉一空矣  
澤體洿下能鍾水似不應爾東湖蓋即水經注所

稱茂都澱也酈道元云汶水自桃鄉四分

北四謂之四汶口

今東平州東戴村其左二水雙流西南逕

無鹽東平陸

今汶上縣治即又西合為一水西南入茂

都澱澱水西南出謂之巨野溝又西南入桓公河

次一汶西逕壽張故城東遂為澤渚蓋即今南旺

北湖也三汶皆在汶上縣界其右一汶西南流逕  
無鹽故城南又西南逕壽張故城北又西南入濟  
此汶在東平州界即舊注安山湖合濟水者也茂

都澱水西南出為巨野溝則澤在南旺之西雖相  
去不遠而湖之不得即為澤也明矣自宋時梁山  
灤與南旺湖混而為一世遂指南旺為大野說經  
者惑焉焦弱侯云大野澤元末為黃河所決後遂  
涸而志家以南旺湖當之譬諸好古者執今之所  
鑄而堅以為商彝也不亦過乎

史記集解曰鄭玄云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

索隱曰張華博物志云兗州東平郡即尚書之東

原孔疏本此今東平州及泰安之西南境是也

其地在岱之西南濟之東汶之北左傳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注云汶

水北地水經蛇水出岡縣東北太山西南流逕汶

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暢極目見汶水元和志

汶陽故城在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其城側土田

沃饒故魯為汶陽之田龔丘今寧陽也縣本魯闡

邑杜氏春秋釋地曰闡在岡縣北者也謹邑亦在

縣界即定十年齊人所歸之謹田矣東原土田沃

饒而地勢下溼故先儒言水患既平始可耕作也

濟水自梁山東又北逕須胸城西城在東平州西南又北逕

微鄉東京相璠曰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又北逕須昌縣西州西有須昌故城經

所云會汶而又北者春秋莊公三十年公及齊侯

遇于魯濟又襄公十八年諸侯會于魯濟同伐齊

杜預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

魯濟蓋魯地也謂是水之濱矣濟西係兗域大野東原之役乃二州協力為之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釋文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漸字林才冉反包必茅反

字或作苞

傳曰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正義曰戠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為瓦謂之搏埴之工是埴為黏土易漸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稹也孫炎曰初叢生曰包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曰稹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曾氏曰埴膩也黏昵如脂之膩也周有搏埴之工老子言埴埴以為器惟土之膩故可搏可埴也林氏曰徐受淮之下流其地墊溺已甚草木不得遂茂

久矣至此始進長叢生故特書曰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傳曰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正義曰燾覆也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太社之

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  
茅土林氏曰前言赤埴墳此又兼五色者蓋此州之  
土大抵赤色者最多青黃白黑僅有之而已

漢書武帝賜齊王閔策曰受茲青社燕王旦曰玄  
社廣陵王胥曰赤社蓋古之遺制猶存故郊祀志  
元始五年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也和  
志云徐州彭城郡開元貢五色土各一斗寰宇記  
亦云徐州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出彭城縣北三十  
五里之赭土山徐州新志蕭縣東南山出白土西  
山出紅土今按水經注姑幕縣有五色土王者封  
建諸侯隨方受之見濰水姑幕漢屬琅邪郡其故城

在今諸城縣西北縣本魯諸邑

今縣西南有諸縣故城春秋城諸即此

亦齊

琅邪邑

今縣東南有琅邪山山上有琅邪臺齊景公云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即此

古青徐接壤處也

漢琅邪郡隸徐州元始之貢疑即是此地所出李  
樂竝云出彭城恐非古時貢物蓋後人唯知彭城  
為徐州遂專以郡界所出當之竊意此土經不言  
所出之地則徐域必在處多有但他縣或止三兩  
色而姑幕五色俱全故其名特著耳

羽畎夏翟

釋文夏行雅反翟徒歷反渭按翟漢書作狄

傳曰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正義曰  
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為雉名周禮立  
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司常云全羽為旒析羽為旌用

此羽為之故云羽中旌旄林氏曰周禮天官夏采鄭  
注云夏翟羽也禹貢徐州貢此夏翟之羽有虞氏以  
為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又染人秋染夏  
鄭注云染五色也以是知夏翟乃雉之具五色者古  
之車服器用以雉為飾者多矣不但旌旄也吳氏曰  
夏五色具也茅氏瑞徵曰禹濬畎不遺窮谷以岱畎  
羽畎知之徐州土五色雉羽亦五色物華土產適相  
符合豈天壤靈氣有獨鍾而禽鳥亦得氣之先也與  
師曠禽經五采備曰翬亦曰夏翟注云雉尾至夏  
則光鮮也渭按夏讀若櫛非春夏之夏注謬郭璞  
爾雅注曰伊雉而南雉素質五采皆備曰翬詩云

如翬斯飛言其文之奐散也翬即夏翟審矣

嶧陽孤桐

釋文嶧音亦一音夕

傳曰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正義曰地理

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林氏曰詩

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桐之生以向日者為良必

以孤桐者猶言孤竹之管也陸農師云梧桐性便濕

地不生於岡引毛傳曰梧桐不生高岡太平而後生

朝陽則是山陽之桐難得其孤生者尤難得也渭按

後漢郡國志下邳東海縣有葛嶧山本嶧陽山劉昭

補注云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槃根往往而存

山在今淮安之邳州西北六里



林少穎云嶧山即詩所謂保有鳧繹非也渭按漢志東海下邳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為嶧陽魯國騶縣故邾國嶧山在北嶧繹古字通今兗州府鄒縣東南有嶧山一名邾繹亦曰鄒嶧此即鳧繹之繹左傳邾文公卜遷於繹史記秦始皇刻石頌功德者也水經注泗水歷下邳縣逕葛嶧山東即奚仲所遷之邳繹元和志謂之嶧陽山邳州新志云俗名距山以其與沂水相距也此乃禹貢之嶧陽漢志極其分明林氏混而一之大謬蔡傳主葛嶧是也而黃文叔以為在鄒縣非唯不見北征記語亦不知有地理志矣

嶧山自北而南葛嶧乃鄒嶧之盡處故嶧陽當在下邳也

應劭風俗通義曰梧桐出嶧陽山採東南孫枝為琴聲甚清雅金吉甫云桐性虛特生於山陽則清虛特異貢之以為琴瑟後世難得則取凡桐之舊者為之謂桐不百年則木之生氣不盡木生氣盡而後能與天地陰陽之氣相應也渭按桐不限何地唯以生高山者為良周官大司樂雲和之琴瑟於圜丘奏之空桑之琴瑟於方丘奏之龍門之琴瑟於宗廟奏之是其時琴瑟之材不必取諸嶧陽也後世龍門特著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使琴摯斫斲以為琴是已嵇康琴賦云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岳之崇岡含

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張協七命云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榦據蒼岑而孤生蓋凡桐之特生於山岡者皆足貴也禹時則嶧陽饒有其材遂令貢之耳  
琴瑟堂上之樂與人聲相比故材取嶧桐弦以壓絲蓋其重也

泗濱浮磬

釋文泗音四

傳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正義曰泗水傍山而過石為泗水之涯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為磬故謂之浮磬茅氏曰此州制貢大略竝供禮樂之用渭按泗濱先儒但云泗水之涯而不言在何

縣水經注泗水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括地志亦云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磬石今徐州東南六十里有呂梁洪高誘淮南子注云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蓋即磬石之所出也金元以來泗殫為河明嘉靖中惡其石破害運船鑿之使平而浮磬愈不可問矣

浮磬之浮諸家所說不一周希聖云浮過也與名浮於實之浮同惟泗濱之石其高過於水上者可以為磬此一說也林少穎云磬之為器必取其石之最輕者然後其聲清越以長但以輕故謂之浮

此又一說也黃鎮成云浮磬出泗水之濱非必水中蓋浮生土中不根著者金吉甫云浮磬如今硯石之取子石者蓋石根不著巖崖而特生故謂之浮此又一說也三說皆不如舊解周氏小與孔疏異猶不相背云

浮磬先儒皆以為貢石曾彥和曰不云浮石而云浮磬者成磬而後貢之蔡傳二義兼收愚謂曾說非是夔曰予擊石拊石石即磬也已成之磬可稱石則石之宜為磬者因其用以名其質亦可稱磬磬即石之名太康地記謂之磬石是其義也

德曰刻此樂石或云嶧山近泗水樂石即磬石也

秦刻嶧山以頌

隋志下邳縣有磬石山陳師凱曰輿地要覽云磬石山在下邳縣西南八十里寰宇記云泗水中無此石其山在泗水南四十里今取磬石上供樂府大小擊之其聲清越恐禹治水之時水至此山矣渭按下邳今邳州也西南與鳳陽之靈璧縣接界縣北七十里有磬石山浮磬於水平後貢之禹必不以懷襄之狀狀其石水至此山殊屬傅會竊意晉初去漢未遠太康地記當有所本磬石蓋實出呂梁水中歷年已久水上之石採取殆盡餘皆沒水中呂梁湍激艱於採取

上下二洪相距凡七里巨石齒列波流洶湧

靈璧石

聲亦清越乃改用之但不知始於何時

隋志有磬石山疑隋以前改用

後人見呂梁水上不復有可用之石遂疑地記為虛而以靈璧石為禹貢之浮磬矣焦弱侯云今泗濱絕無磬石惟靈璧縣北山之石色蒼碧琢之可為磬或當時泗濱石取之已盡若今端溪下巖之石者亦未可知此說是也又按今陝西西安府之耀州本唐華原縣州東有磬玉山出青石扣之鏗然有聲白居易華原磬詩序云天寶中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代之詢諸磬人則曰故老云泗濱聲下調不能和得華原磬考之乃和由是不改其詩曰磬襄入海去不歸長安市人為樂師華原磬與泗濱石清濁兩聲誰得知刺樂工非其人也泗濱

磬廢已久樂史宋人而云今取磬石上供樂府豈當時華原又廢而復用靈璧邪蘇軾遊戲馬臺詩云坐聽郊原琢磬聲是亦復用靈璧之一證也

日知錄曰先王之制樂也具五行之氣夫水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於金寓水於石鳧氏為鐘火之至也泗濱浮磬水之精也

石生於土而得夫水火之氣火石多水石少泗濱磬石得水之

精者也故浮用天地之情以制器是以五行備而八音諧矣

淮夷蠙珠暨魚

釋文蠙丘蒲邊反徐扶堅反字又作玼韋昭音薄迷反滑按暨史記漢書並作泉蓋古暨字後同

傳曰蠙珠珠名正義曰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為珠名鄭玄以為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

也蔡氏曰夏翟孤桐浮磬珠魚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云吳氏曰淮夷淮北之夷渭按魚未詳二孔不指言何種薛氏以為文魮蔡氏以為淮白魚愚未敢信也

孔傳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正義曰蠙與魚皆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名淮即四瀆之淮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為水名渭按淮夷見經傳非一處即孔注費誓亦云淮浦之夷此獨以為二水名不應前後相戾及檢陸氏釋文曰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馬云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作淮夷二

水始知二字乃傳寫之訛穎達不知而曲為之說殊可笑也晁以道謂和夷二水名誤本於此王肅解經專反鄭學宜其從馬而違鄭也

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為淮夷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又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竝興詩序宣王命召公平淮夷常武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又曰截彼淮浦王師之所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左傳僖十三年淮夷病杞此皆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域者也江漢之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春秋昭公四年楚子召諸侯及淮

夷會于申此皆淮南之夷在揚州之域者也經所稱淮夷乃淮北之夷漢臨淮郡有淮浦縣今爲安東縣屬淮安府淮水從此入海即詩所謂淮浦矣淮夷蓋在東方荒服之內故亦謂之東夷今淮揚二府近海之地皆是也

陸德明云蠙一作玼音薄迷反蚌也今按說文玼珠也从玉比聲宋弘云淮水中生玼珠玼珠之有聲下又出蠙字云夏書玼从虫賓是蠙玼實一字也薛士龍云山海經文玼音之魚背如覆釜鳥首蛇尾是生珠玉今鰻魚似之鰻魚又名石決明珠之所生蓋蚌屬也唐李珣海藥本草云真珠出南海石決明產也薛依此為言說文引宋

弘說蠙珠珠有聲者未詳蓋薛因玼亦有玼音故以為文鮒之魚又按郭璞江賦文鮒磬鳴以孕璆善注引山海經曰文鮒之魚其狀如覆鈔鳥首而翼魚尾音如磬之聲是生珠玉與薛所引不同宋人援古輒改易字句類如此也鮒聲如磬豈即所謂珠之有聲者邪薛遺此句故曰未詳然文鮒據山海經所說其狀與蚌不相似亦不類石決明未知果即是蠙否文鮒世所罕見又兼生玉不可強為附會陸佃埤雅云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眼鮒珠在皮說文鮒海魚皮間有珠音交鼈珠在足蚌珠在腹皆不及蚌珠此言最為明晰蓋他物皆能生珠而蚌珠

獨多且美故經言蠙珠以別之蠙只是蚌之別名非殊形詭類之物也

金吉甫云淮出唐州其百餘里內尚淺而多潭有蠙珠潭今其地凡十四潭而不復生珠矣若蠙珠玉磬古今風氣不同蓋不常有今按唐州爲豫域地非要荒淮上居人安得謂之夷潭名蠙珠亦近世附會爲之也

珠有以爲幣者管子曰先王以珠玉爲上幣是也有爲器飾者佩玉之組貫以蠙珠是也有爲寶藏者楚語王孫圉曰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是也虞夏之幣無珠玉蓋以爲器飾寶藏荊州之璣唯宜

貫組故爲璣組以獻淮夷之蠙珠所用者廣則貢珠以聽其所爲也

黃文叔云蠙魚生珠旣貢珠又枯其魚貢之說本薛氏文魮之枯魚可致遠也以蠙魚爲一物并暨字亦抹殺矣况文魮又不聞爲薨獨美乎蔡傳云珠爲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按寰宇記楚州產淮白魚又漣水軍產淮白魚海鮠魚蔡說本此然淮魚之美者豈獨一白魚以宋制釋禹貢終無根據竊謂海物非中土所有故使青貢之魚則非其例也帝都在冀河汾渭洛之間魚不可勝食何藉於徐意者其王鮪乎

說文鮪鮪也今謂之鱒魚鱒一作鱒郭璞爾雅注曰鱒屬大者名王鮪小者叔鮪

月令季春天子薦鮪

于寢廟是魚莫重於鮪也張衡東京賦王鮪岫居

薛綜注云山有穴曰岫長老言王鮪從南方來出

此穴中入河水見日目眩浮水上釣人取之以獻

天子用祭其穴在河南小平山水經注河水東過

鞏縣北有山臨城謂之崆嶺丘其下有穴謂之鞏

穴言潛通淮浦今本水經注脫淮字後漢光武紀注引此文云潛通淮浦今從之北達于河

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鱒鯉王

鮪暮春來遊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他處則無河水

注云爾雅曰鮪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初學記云鱒魚三月中從河上常於孟津捕之淮水亦有按

鞏穴所潛通者即徐之淮浦薛綜云南方正謂此

也蓋禹時河中無鮪唯淮浦有之故令淮夷貢鮪

後世鮪由鞏穴而出周頌曰有鱒有鮪漆沮之魚

也衛風曰鱒鮪發發東河之魚也上下游泳中土

往往有之不必遠取之徐方矣推尋事迹容或如

此識之以待博物者

酈善長云地理潛閔變化無方鞏穴南通淮浦不

可謂理之所無禹時王鮪未由鞏穴出亦容有其

事但此魚果為王鮪經何不言鱒珠暨鮪是則可

疑耳嘗考水中之獸有名魚者詩小雅采薇曰象

豨魚服采芑曰簟第魚服傳云魚服魚皮也正義

云以魚皮為矢服左傳歸夫人魚軒服虔曰魚獸



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璣疏曰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韃步

又

黃氏韻會鞞埤蒼云鞞鞞盛箭室鞞音步子虛賦作步又

其皮雖乾燥為弓韃矢服經

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海潮還及天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初學記引張華博物志云牛魚目似牛形似犢子剥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去則毛伏楊孚臨海水土記云牛魚象獺毛青黃色似鱸知潮水上下此牛魚似即陸璣所謂魚獸者周書王會解言禹四海異物有南海魚革注云今以飾小車纏兵室之口又揚州貢禺禺魚注云說文作鰓鰓魚名

皮有文出樂浪東暎神爵四年初捕輸考工

少府屬官有考

工令丞則此魚之皮亦似可以飾器物故輸之考工也

淮夷屬徐臨海屬揚樂浪屬青三者恐只是一種東海中處處有之禹時徐貢而青揚不貢亦猶瀕海皆煮鹽而獨貢於青荆梁亦產橘柚而獨貢於揚耳魚之名見於毛詩左傳其皮可以飾器物故貢之以魚為水中之獸殊不費辭似又勝前說

厥篚玄纈縞

釋文纈息廉反縞古老反徐古到反

顏氏曰玄黑也纈細縞也

廣韻縞疾陵切讀各情

縞鮮支也即今所

謂素言獻黑細縞及鮮支也曾氏曰玄赤而有黑色黃氏曰徐水宜染玄滑按周禮染人六入為玄其色

緇縹之間是赤而有黑色也說文縹鮮色爾雅縹皓也豫筐之織非一色故言質而不言色此州之筐唯玄故兼言色以別之曰玄織縹薄於織而不染言色即可以見質也

傳云玄黑縹縹白縹織細也織在中則二物皆當細謂按荊州雲土夢作又蘇氏說云雲夢二土名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玄織縹云爾此依孔傳立義謂以土字關上下猶以織字關上下也然文勢終覺不順曾彥和云先儒以黑經白緯為織徐州之筐玄也織也縹也凡三物釋者以玄縹為二物誤矣謂按說文縹帛也漢書灌嬰販縹注

云縹者帛之總名則無論疏密厚薄皆可稱縹傳云黑縹白縹未失也但玄織連讀不當以織字關上下耳鄭康成禮記注白經赤緯曰縹黑經白緯曰織蓋當時別有此一類織作為祥禫之服它書所稱織縹非必盡然也曾氏據此以釋禹貢曰織縹皆去凶即吉之服夫祥而縹禫而織三年之喪變除之節次也使貢筐專為此設是歲歲豫凶事矣有是理乎參考諸家總不如顏說之當縹薄於織何以知之按毛公詩傳縹薄縹不染故色白黃氏韻會縹縹之精白者曲阜之俗善作之尤為輕細又喪服之變除以布帛之疏密為次故

祥縞而禫織縞薄於織明矣織用絲多密而厚縞用絲少疏而薄織蓋今之所謂紬縞則今之所謂絹也曲阜出縞故謂之魯縞漢書韓安國云疆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是也

李斯上書云阿縞之衣徐廣曰齊縣出佳繒縞故史記云秦昭王服阿縞之衣按東阿在兗域今兗州府

滋陽縣猶出文綾有鏡花雙距之號雅稱輕靡其

魯縞之遺乎

說文純素也東齊謂布帛之細者曰綾廣韻綾純也則綾亦縞素之類

曾氏云玄以之為袞所以祭也以之為端所以齊也以之為冠人冠之以為首服者也織縞皆去凶即吉之服記曰再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按織乃細繒隨所染而用之非黑經白緯

之謂王者以喪禮哀死亡邦國之憂縞固可以為賻然其用不止於此周禮齊服有玄端又有素端大札大荒大裁皆素服王后命婦之服有素沙鄭注云今白縛縛即絹也詩曰素衣朱褌又曰縞衣綦巾論語素衣麤裘禮記弟子縞帶左傳季札見子產與之縞帶縞之為用甚多不可以喪紀盡之亦非但有虞用為燕服矣

浮于淮泗達于河

釋文河如字說文作河工可反渭按史記漢書並作河

金氏曰達于河古文尚書作達于河說文引書亦作荷今俗本誤作河耳荷澤與濟水相通而泗水上可以通荷下可以通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荷也青

州書達于濟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于荷則達濟  
可知渭按荷謂荷澤在今兗州府定陶縣東北說文  
荷字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从水苛聲徐鉉音  
古俄切隸从艸作荷俗遂訛為荷又訛為河也許慎  
時經猶作荷而史記漢書竝作河蓋後人傳寫之誤  
濟水豬為荷澤此經蒙青之文曰達于荷則由濟入  
漂可知矣徐之東北境可浮沂泗以達濟不必從淮  
其西北境亦可浮汶以達濟不必從泗也

兗青徐揚四州之貢道前後相承不復不亂汶與  
濟連故青曰浮于汶達于濟徐揚道由淮泗從泗  
入濟必由荷澤故書曰達于荷若作河則復而無

理河漂青且不言矣而徐復云達于河陵亂失次  
禹貢必無此書法而人猶謂作河為是者總由不  
知荷澤之原委耳

水經注泗水出魯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

左傳昭七年以

孟氏成邑與魯而遷于桃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桃墟也墟有澤方十  
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嬌亭山西北連岡四十餘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  
之源博物志曰泗水陪尾蓋斯阜者矣石穴吐水五泉俱導穴各徑尺元  
和志泗水出泗水縣東陪尾山其源有四泉俱導因以為名今兗州府  
泗水縣東五十  
里陪尾山又西逕其縣故城西

城在今泗水縣五十里縣志云陪尾山下有泗水神

祠祠前有泉林寺寺之左右皆深林茂樹有大泉十數濤濤澄澈互相灌  
輸會而成溪是為泗水南經卞城東有橋曰卞橋自卞橋西至縣城復有  
大泉數十南北交會入于泗水以達曲阜又西南逕魯縣北分

為二

今曲阜縣治即魯故城

北為洙瀆

春秋莊公九年浚洙杜預曰洙水在魯城北音殊

南則泗

水

洙泗之間即夫子領徒之所從在記曰闕里有四門其北門去洙水百餘步今泗水南有夫子冢

泗水又南逕魯

城西南合沂水

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對稷門亦曰雩門南隔水有雩壇

曾點所欲風舞處也

又西逕瑕丘縣東

瑕丘魯邑即負瑕今滋陽縣西有瑕丘故城元和志瑕丘縣泗水東

自曲阜縣界流入與洙水合

屈從縣東南流逕平陽縣故城西

縣即山陽郡之

南平陽縣也故城在今鄒縣西

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洸水注之

泗水南逕高平

山縣取名焉洸水者洙水也蓋洸洙相入受通稱矣故城在鄒縣南

又南逕方與縣東荷水從

西來注之

水經注荷或作荷又作河今悉改從荷酈云荷水即濟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西六十

里穀庭城下俗謂之黃水口黃水西北通巨野澤蓋以黃水注於荷故因以名焉按荷水入泗經言在方與縣東注言在湖陵縣西必二縣以是

水為界非有兩處也今魚臺縣北有方與故城縣東南有湖陵故城與沛縣接界湖陵秦置後漢章帝改曰湖陸

又屈東南

過湖陸縣南左會南梁水

水出蕃縣之東北平澤俗以南鄰於鄆亦謂之西鄆水蕃音皮

南鄆水注之

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泗春秋哀公二年季孫斯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是也

又南逕

薛之上邳城西

奚仲自薛遷于邳則下邳也有下故此為上今滕縣西北有薛縣故城

又南逕

沛縣東黃水注之

水出小黃縣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者也元和志沛縣泗水自西北流入東去縣五

十又南逕小沛縣東

縣治故縣南垞上東岸有泗水亭漢祖為泗上亭長是也元和志泗水亭在沛縣東

南一里按寰宇記沛縣東南微山下有故沛城尚存後漢呂布傳注云小沛即沛縣也

又東南逕廣戚縣故

城南

城在沛縣東北

又逕留縣而南逕垞城東

元和志故留城在沛縣東南五十五

里故垞城在彭城縣北二十六里兗州人謂實中城曰垞也今徐州北有垞城垞音茶

又東南逕彭城縣東

北元和志泗水在彭城縣東去縣十步今徐州即彭城百步洪在州東南二里泗水所經也水中若有限石懸流迅急亂石激濤凡數里始靜俗名徐州

州又南逕彭城縣故城東

城在徐州東南

又東南逕呂縣南

呂宋邑春秋襄元年楚子辛侵宋呂留是也縣對泗水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懸濤崩濤實為泗險孔子所謂魚鼈不能游又云懸水三十仞流

沫九十里今則不能也元和志呂梁在彭城縣東南五十七里按徐州北有呂梁故城州志呂梁山在州東南五十里山下即呂梁洪也有上下二

洪相距凡七里巨石齒列波濤洶湧明嘉靖二十三年管河主事陳洪範鑿呂梁洪平之自是運道益便

又東南逕下

邳縣葛嶧山東又東南逕其故城西

元和志嶧陽山在下邳縣西六里泗

水西自彭城縣界流入下邳 又東南沂水注之又東南得

睢水口 睢水注云出陳留縣西蒗蕩渠東流逕下相縣故城南又東南入泗謂之睢只元和志下相故城在宿遷縣西北七十里 又

逕宿預城西又逕其城南 故下邳之宿留縣也今宿遷縣東南有宿預故城 又東

逕陵柵南 西征記曰舊陵縣治也按漢志泗水國有陵縣其故城在今宿遷縣東南 又東南逕淮陽

城北 今桃源縣西北有淮陽故城 又東南逕魏陽城北 陸機行思賦曰行魏陽之枉渚故無魏陽

疑即泗陽縣故城也今在桃源縣東 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 角城縣故

城在今清河縣西南晉義熙中置 以今輿地言之泗水出泗水縣歷曲

阜滋陽濟寧鄒縣魚臺滕縣 並屬山東兗州府 沛縣徐州 沛

屬徐州隸江南 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 並屬淮安府 此禹迹

也今其故道自徐城以南悉為黃河所占而淮不

得擅會泗之名矣

漢志山陽郡湖陵縣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

水在南漢時湖陵縣安得有黃河此河字明係荷

字之誤水在南謂荷水在縣南也酈道元泗水注

引此文云荷水在南水經濟水篇言荷水過湖陸

縣南東入泗皆確證不獨許慎作荷也今按水經

注荷水分濟于定陶東北 自荷澤分流 東南逕乘氏縣故

城南 縣即春秋之乘丘在今鉅野縣西南 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 城在今金鄉縣西北

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 城即今縣治城北有金鄉山 又東逕東緡縣

故城北 城在金鄉縣東北 又東逕方與縣北又東逕武棠亭

北 有高臺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河水也今魚臺縣北十三里有武唐亭 又東逕泥

母亭北 春秋僖公七年盟于甯母即此也甯泥聲相近遂說為泥母今魚臺縣東有甯母亭 又東與鉅野

黃水合又東逕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

今魚臺東二十里穀亭鎮即鄆

注所謂穀庭城河水入泗處也元和志兗州魚臺縣河水一名五丈溝西自金鄉縣流入去縣十里又東南流合泗水泗水東北自任城縣界流入經縣東與菏水合又東北入徐州沛縣界任城即今濟寧州也魚臺縣在湖陵故城西六十里而河水更在縣北十里與地志水經所云在湖陵縣南者不合蓋水道改矣

以今輿地言之定陶鉅野金鄉魚臺界中

並屬

兗州府皆河水之所經也然此水乃河澤之枝流泗水

與澤相通之道經所謂荷主澤而言自乘氏以至湖陵名曰河水乃出自後人禹時未有也

地記之言水也凡二水大小相敵既合流自下皆得通稱多至五六水亦然漢志魯國卞縣泗水至方與入沛說文泗受沛水東入淮其所謂沛即河水也又漢志蕃縣南梁水西至湖陵入沛渠酈善

長云沛在湖陸西而左注泗泗沛合流地記或言沛入泗泗亦言入沛故有入沛之文渭按觀魚臺下臨河水而公羊傳以棠為濟上邑則以河為濟漢初已然故班固謂泗入濟許慎謂泗受濟而不言河以河即濟也水經濟水篇所敘自乘氏以至湖陸即分濟之河自沛縣以至睢陵即入淮之泗而皆以為濟水蓋本漢志以立文也然又云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南為河水北為濟瀆而泗水篇則自方與受河以至睢陵入淮皆以為泗水是又與禹貢合水經非一時一手作觀於此而益驗竊謂濟雖小水而能專達於海故得與四瀆之

列使合泗入淮者亦濟則是因淮以達海矣安得謂之瀆禹主名山川不相假借故河之別曰漯江之別曰沱漢之別曰潛不使與正流同名昭其辨也而後世地記以菏泗為濟本支不分大戾經旨不詳為之辨何以使禹貢之書著明如日月哉二水既合可以通稱然不得追溯其上流而被以所合之名如菏既合泗謂菏為泗可也并湖陵以上之菏而稱之曰泗則大不可矣漢志濟陰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按泗水不經是縣酈善長云此乃菏濟即所謂荷水分濟於定陶東北者也志以其下流合泗而於乘氏縣即謂之泗是猶

以泗之下流合菏而於卞縣即謂之菏也可乎不可乎班氏往往有此失如禹自沔陽導潛至葭萌為西漢水而志并其別源之嘉陵水亦以西漢水目之以為出西縣之蟠冢山其失正與此同

蘇傳云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按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即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邪禹貢九州之水皆記入河



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  
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  
為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  
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當徑取  
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濬  
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沂河可以班師則  
汴水之大小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  
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與  
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  
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  
無入淮之道今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

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渭按  
蘇氏因說者有謂河當作荷而以為不必然故發  
此論元黃公紹為之辨曰浮于淮泗達于河說者  
牽合傳會或指鴻溝引河入泗為禹迹或謂當時  
必有可達之理朱氏書傳亦莫知所折衷今按說  
文荷字注引禹貢此文是則達于荷非達于河也  
許慎所見蓋古文尚書後人傳寫例以上下文達  
于河之句改荷為河陸德明又以河音如字遂啓  
後人淮泗不能達河之疑然其下復云說文作荷  
工可切水出山陽湖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矣如  
字之音陸氏誤也見韻會閻百詩曰禹貢濟入于河南

溢而為滎而陶丘而荷而汶而海此禹時之濟瀆  
發源注海者也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乎三代自是  
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  
衛與濟汝淮泗會此禹後代人於滎澤之北引河  
東南流故水經謂河水東過滎陽縣浪蕩渠出焉  
者是亦引濟水分流故漢志謂滎陽縣有狼湯渠  
首受沛東南流者是又自是之後代有疏濬枝津  
別瀆不可勝數則酈氏注所謂滎波河濟往復逕  
通者也雖然其來古矣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  
地南有鴻溝則戰國前有之晉楚之戰楚軍于邲  
邲即汜水則春秋前有之爾雅水自河出為澨澨

本汜水則爾雅前有之然莫不善於道元之言曰  
大禹塞滎澤滎澤莽時方枯豈禹塞之乎又曰昔  
禹塞其淫水而於滎陽下引河滎陽河非禹引而  
謂禹之時已有乎余是以斷自河渠書參以滎陽  
下引河不見禹貢之書為出禹以後頗自幸其考  
比蘇氏差詳矣渭按河當作荷得黃氏之辯而愈  
明蘇氏引高紀文穎注而忘其出於河渠書也又  
安知上文有自是之後四字乎非但蘇氏酈道元  
亦不察也今百詩唯據此四字判鴻溝非禹迹真  
老吏斷獄手而愚更有進焉者謂由泗入荷由荷  
入濟是矣而自陶丘以西舍鴻溝無達河之道也

焉得不指為禹迹乎謂滎陽下引河出禹以後是  
矣而由濟達河莫知其所經不顯示以一塗終何  
以破千古之疑乎是當於濟漯之間求之蓋堯書  
徐揚之貢道皆由濟入漯以達河而宋儒謂濟漯  
三水無相通之處則浮濟者泝陶丘而西且北勢  
不得不出於滎陽此蘇氏之論所以近理而久不  
敢深折其非也誠知經所謂浮于濟者乃至薄會  
汶之濟而非陶丘滎澤之濟則濟之所以通河者  
漯也非鴻溝官渡泚水也而紛紛之說不攻自破  
矣詳見兗州

蔡傳許慎曰泚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澠水  
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澠至于泗  
也許慎又曰泗受泚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  
合泚然則泗之上源自泚亦可以通河也滑按前  
說即道泚入河之意後說不知許氏所謂泗受泚  
者泚即湖陵入泗之荷而乃云泗水至大野而合  
泚謬甚蓋泗水南流合荷不西注大野也上源亦  
可通河仍是鴻溝為禹迹之說

禹貢錐指卷第五

丹徒縣志卷第五  
三

